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五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古律詩

和後村書窗韻四首

尊知籠愚笑火馳人間翻覆任紛披
偷桃兒羨侏儒粟
辟穀翁懷博浪椎
座下固知師也嘖
門前却嘆鳳兮衰
世無齊物莊夫子
那得渠儂一問之

乍可輪生角莫馳
蓑衣好在不妨披
相尋日月急如箭

盧齋續集

一

五卷

笑塵埃鈍似椎老去詩篇多感慨古來書卷幾興衰
簞瓢樂處雖難會却是知之亦好之
癡人如馬繫猶馳我有心經喜自披解使伏戎仇季石
何如瞪視友桃椎老懷只付一杯足壯氣渾如再鼓衰
得失到頭堪獻笑縱令有道莫求之
有餘寧要厥聞馳架上書多已懶披學養丹須明鼎竈
要參禪莫怕鉗椎癡心浪說詩窮達冷眼閑看世盛衰
千古紛紛皆夢事道難行矣却知之

再和磨字韻謝後村以余評新藁見寄

持荷苦口辭宮錦伐木多情憶釣簑童子無言堪問答
武公雖聖更嗟磨禪宗尚別偏中正聖處猶分清任和
吟苦正求人訂正柴門何幸許相過

至日再和磨字一首

長邊久息追風騎散地閑披釣月簑鎖諫忠勞多叔達
銅光諧謔絕新磨笙鏞尚闕須終歲珪幣將陳待如和
老太平時逢此日負暄簷下看雲過

冬曉

雲樹曉層層初霞照屋稜冰池紋似鏤霜瓦氣如蒸凍

想歌樵客閑思煨芋僧癡翁吟太早窗尚有殘燈

即事

寒林葉盡見巢烏獨坐閑吟自引鬚萬劫總如萍聚散
一身幾見樹柴枯昨日明日算不盡先天後天易本無
事有難言長隱几何人曾識我非吾

與友人論文偶作

坡翁好語嗟難讀介甫新經苦尚同舉世笑時韓自喜
無人愛處陸云工能奇却怕翻空病得妙還須苦學功
旦暮烟霞千百態伊誰巧似老天公

意翻空而易奇語
微實而難工晉人語

信緣

塵世情知事不然生涯漫浪只隨緣開藍身入從初誤
逆境魔多向老便未肯羨人昇白日不妨存我送殘年
聲名官職俱何有枉見匆匆髮似綿

曉起即事

千古宗傳有正音紛紛俗學誤人深癡生佛說成魔說
見徹塵心即道心老眼慣看棋世界浮生難戀隙光陰
凡情聖解憑誰詰獨坐蒲團只自吟

即事

舊留蓆帽知何在
禿髮烏巾一任斜
病發相如空視草
夢迷太白謾生花
古今來往三千載
文字消磨幾百家
底為藏山癡作計
衰翁筆硯是生涯

論文有感

紛紛見解何差別
豪傑還須問世生
識在雷從起處起
文如泉但行當行
均為千載無雙士
莫問三蘇與二程
丹井紅泉南谷老
似渠宗旨更難明

題徐司理誥

初為理曹後為寶應主簿以徐寅為曾祖

端拱雍熙誥尚存
棲鸞衣鉢訖曾門
龍飛黃勅新來好

先輩名家又有孫建安山長徐平父寶應之後也于先

月林某書

題王元之行徐簿誥詞

文林有底遷登仕
簿領如何壓理曹
官制雖殊綸筆美

黃州一字肯輕褒
後村前跋始末備矣因賦一首

莆田陳尉新作二軒于其廨舍寄題二首

紫薇軒

雙松廳上念先差
晚節漁翁謾嘆嗟
試問歸摩青玉筍
何如坐對紫薇花
樂天為齋屋尉廳有二松

虞齋續集

四

五卷

青雲軒

千載流傳感興詩為渠黃綬嘆官卑便令圖上凌烟閣
何似青雲傳伯夷

寄題名登樓

漳州陳氏名登皆山名

危簷飛處綠周遭遙想憑欄似跨鰲取義兩山名甚美
凌空百尺卧尤豪驚人姓字層層見作聖功夫級級高
直要襟懷如范老岳陽樓上賦雲濤

賀教授掛冠

鵲袍未脫先謀隱雅操如君世所難青拜袞龍懷勅牒
便尋神虎掛衣冠定應傳入逸民去更有文留後代看
高卧東山還不穩令人遠笑謝公安

後村為李教授賦詩且以索和輒深二首

甫在東南誇獨盛材如荆楚信多奇為祥以德麟昭矣
增擊何心鳳去之玄豈可嘲嗤范蔡庶無敢溷慕隨夷
情知結束非時樣冷看人間半額眉
諸老賡吟如許富一翁寒叟豈能奇君為嚴鄭其清矣
僕豈羊何敢和之投匭疏高聞殿陛入圖賦妙徧蕃夷
子雲自許千年後覲面何須彼俛眉

送劉元思倅三山

碧玉峯前詔趣回，雅知金耀要清才。
影纓即盍班行去，岸幘還因便養來。
麗句時應夢池草，安書日可到庭槐。
府公况是深知己，引領同看禁苑梅。

贈命士吳月堂

為養祇憑賣卜錢，術精云有異人傳。
如君合把堂名月，得姓元同斫桂仙。

和後村韻二首奉寄府判真司令

聽雨樓

取訪翁詩扁此樓，知君心企古名流。
蘇吟韋句雖欣慕，樗記曾云不是由。
劉後村有聽雨堂記為曾氏作大被長衾佳伯仲，高門素學尚姱脩。
俱存無恙鄒書訓，此樂人間底處求。

格軒

祖學單傳信有原，秤停一字自名軒。
肯令公愧太邱長，要似思為孔子孫。
知格格知須細認，有無無有果難言。
讀書記在門生老，愧有君家未報恩。
知格格知張子韶與大慧語

寄建安山長徐平父

釣石摩挲久席珍，儒冠非誤一朝伸。
脩程鵬擊三千里

次榜龍飛第二人講紫陽書聊倚席縱青雲靴早影纓
十傳先輩家聲大又喜中朝誦句新

題松澗徐氏餘慶集

三派分來久松高不計年扁題六大字坊名徐鄉姓氏積善之家
兩魁躔兩魁徐寅徐鐸也太末韓曾記中間雅更賢為君期望
遠聲節要俱傳

戊辰除夜作

今宵明早為新歲明早今宵是舊年却羨山中無歷日
循環只認月虧圓

年來朋友多稱所交某公某鄉為老師者因賦一首
年來俗客似禪緇開口人人王老師柯處得鱗皆透網
誰家有米各經篋本無桀溺問奚自剛道劉君勝自知
此語但能雅虧道旁觀冷眼為攢眉透網金鱗三聖之語喻其得法于臨濟也

己巳元日二首

諸祠謁後鄉團拜得健多慚造物憐老去一毫無雜念
閑來六度見新年飯蔬老幼呼同席記禮兒孫講半
此事此朝為例卷清貧聊且守家傳

占年五子推壬子端月三旬看上旬新把歷書歡竟日
舊傳識度屬今春殘生一飽無他念半世多魔笑此身
清曉冠裳八十拜老能強飯不輸人

羅雲谷詩集跋

雲谷予同年友也丙午以後同仕於京數年相與歡甚遂得以詩交知其思遠而識高必以詩鳴於世一別二十年今以經幕領印古論寄予此集俾書其後因為數語以寓君苗焚硯之意

人間好詩不易得江湖近事詩之厄梅花知己欠逋翁
明月論交無太白何人識盡谷中雲將渠去作天南客
鳳岡傳酒賦凝香龍領行歌欣應拍題書忽與燕同來

入手恍如鱗有獲綠霞封裏策二三珠露穿排首千百
吟將塵柄擊玉壺聽是冰絃調錦瑟豈惟句字許推敲
好是典刑見風格問之乃是吾故人對此悠然記疇昔
杏園初會固匆匆蓬勝舊游思歷歷我今娛老但醉眠
君要驚人更精索誠齋老子共風流龜堂主人憂火逼
料知得意風月前獨立長歌天 窄生民清廟要新聲
底處當行求巨擘看君定作出谷雲鶴書已到羅含宅
鳳岡龍嶺肇慶府事

占歲

虞齋續集

秋田已歉期新歲人道占書必有年料事每難憑者半
知幾誰見吉之先米荒鄰送荷包飯銅泄市無紙累錢
解使鄉居長得稔不妨吟釣老溪邊

老去

老去人間念不生舊來詩興亦彫零故交可數半黃壤
鄰過相過多白丁倚杖溪邊看過鳥焚香窗下守殘經
後村已病賡吟少縱有牙絃孰與聽

自誤

老守平生自誤書人間事事付癡愚萬緣已息心如石
一點能明腹有珠門外設羅祇見雀溪邊買釣學為漁
生來雖欠封侯骨未羨凌烟閣上圖

窮理

磨旋蓋倚機誰悟鏡缺弦生意最深知歷知星方識性
潛天潛地要非心山須鰲負誣仙聖潮為鯨來誤古今
我不信書祇自信千年未必有知音

有感

人間分有高卑在世界嗟如缺減何楚客騷吟小司命
杜翁詩誚寡婦娥拙知尊爵非吾有貧為鰥居失助多

獨坐蒲團守書卷長年恰似病維摩

觀物

天旋底背東西日月正何平晝夜潮空裏華生空裏滅
靜中聲起靜中消移舟遠浦疑山走汲水清溪覺岸搖
人世自迷顛倒見達觀何事不逍遙

壽溪劉岩傳唐御史之裔乃翁國學前一輩同舍

也築新居名西村以此求扁為賦二韻

李唐御史入閩居衣鉢纔傳兩副車六館未酬先志在
兒賢正讀乃翁書

主人作意扁華軒不厭溪寒自款門似此相求差可喜
為渠隸古作西村

癡人

癡人多見算窮通我亦癡人却耐窮幸有讀書閑日子
何曾問命老星翁豈能忘世差無欲縱似談禪不落空
千載英豪皆可數未知約畧與誰同

和洪帥燕新進士正月八日

塗抹年深滿鬢星招呼愧莫蓮賓禁龍門客趁新正宴
鵬路人看第一程七字如珠真好語諸賢白玉要脩名

樽前况有師模在學得陽巖是德成

己巳元宵雨

里社由來慶上元常年鼓笛徧諸村緇黃香供人人冗
紅白燈竿處處喧積雨連朝寒可畏祈天一念禮猶存
夜來見說柴爐少清磬行時半閉門

諸姪約至黃蘗因思前歲劉朔齋同宿約後村不

至慨然有感

黃蘗山前古梵宮早年屢宿此山中猿啼十二峰前月
鵬送三千里外風日者共游因朔老期而不至有樗翁
騎鯨人去相如病更欲躋攀誰與同

朔齋戊辰仙去以
目告不可出

送子晦宰南安

送子南征愛子深殷勤聽取拙翁吟為儒但有書堪信
試邑元無譜可尋民病盍知渠即我郡貧應念昔非今
聖門絜矩真良法彼此秤停要盡心

此邑曾為椽往還昔云優易近彫殘士嗟前輩風流遠
吏苦專人月解難琴以道鳴寧擇地篙如手妙豈愁灘
竹湖親授侯心印不比他時事上官

紫帽山前墨綬新此行一喜異於人公車薦口多諸老

便邑怡顏奉二親伯氏橫經如共室吾兒學製亦為鄰
書郵見說無三舍細大相規莫厭貧

次韻方持叟見寄一首因悼後村

鶴髮荒三徑溪干久賦歸人皆笑金帚子尚記蓑衣篤
學藏書富工吟信筆揮多情慙眷眷入手覺輝輝鸞棘
方娛侍鵬程待奮飛講經融有帳進酒賀無幃底是鋒
相拄應憐帶減圍新知雖可樂故友漸俱非忽忽纏悲
緒茫茫恨化機何時弔烏石有淚濕漁磯此老真基杖
遺文半掖扉蘇梅今孰是誰復識鄰幾

初八日早枕上作

新種梅家萼綠華綠渠關念是癡家不知青葉朝何似
展轉殘更聽過鷓

讀敬箴作

先儒只此是單傳聖處初無入別門人與兩儀三並立
天分萬化一為元知無適處樂何喻到放參時妙不存
勿正勿忘真見解此翁千載有名言

隱几

守定殘書雪滿頭眼前散盡好交游重拈舊話無人會

縱有新知惹我愁是聖是凡誰與辨非心非物果何求
夢回隱几窗纔白遠聽林間鳴喚雨鳩

獨坐

掩卷開窗獨坐時生涯自笑昔俱非枯鐺了盡殘生事
暗想空山老衲衣

詩送鮪叟建安理曹

能廉不患不能官折獄偏勞是建安一掾雖微關涉大
三司分立應酬難平反送喜非徒養歎息求生豈尚寬
積慶如翁須趾美厚培福本稱鵬搏

次韻梯颺明府燕新進士一首

領袖羣英有鉅儒藍袍端不負三餘開尊笑把杯相屬
即席吟成錦不如鵬化脩程知翼健鳧歸要地看綸除
招呼意厚慙居僻老怕衝寒駕犢車

東澗以且靜坐三字贈莆陽郭堂長陽巖謂莫作

禪會名言也用韻一首

作鏡如何塲可磨箇中方法似無多定而能靜吾師也
不比跏趺佞佛何

送新饒州陳教授

學深行粹鄉評美三舍成名號勝流定價盍歸羣玉府
橫經暫訪百花洲湖山稱侍親行樂歲月追思僕舊游
臺府諸賢皆具眼相知應不待相求

寄題春谷工部自心田一首

筆耕雖苦未逢年解印歸來且醉眠誰毀誰譽平眼界
我疆我理自心田菴無寶貝主長在家有詩書種已傳
遙想箇中梨棗熟飽餐且作地行仙

退老吟

聖絕微言大義乖六經猶幸出殘灰知行大學工夫密
理欲先賢體貼來歲晚築場多識賜早年陋巷屢空回
同門人盡師資遠退老西河只自哀

讀子厚李華釋氏二碑作

佛學紛紛半是非若為疑議到昌黎柳推性善碑南嶽
華指心宗傳左溪有誕有微須自別或排或讚總非迷
癡人但道書皆好讀得明時論易齊藏中諸經皆可翫

呂洞賓生日

辦香知敬自童兒夢得先生筆一枝老愧乏才疑索去
少曾耽句豈能竒猶傳薜荔圖中像

今在東林寺

那見榴皮

壁上詩此日殷勤加額拜人間說是降生時予十歲夢真人以筆見予家傳畫本乃模李祖母家真人自畫像也

得安溪書知義役義舟圖冊已成喜寄二首

山邑煎熬百弊俱就中二事最堪吁小船有限家家占
役戶難差處處無慚愧癡兒差解事編排冊子見成模
從今溪運均輪去朱記還聞徧十都

邑苦如灘險漸夷翁猶怛為憐兒人生要有餘無盡
公事元非了是癡二籍事成吾所職一毫自喜一作道
之虧藥中最是醍醐毒着眼看渠道好時

有警示訓

不比深山空谷翁人間寃債日相逢大須勤拂當臺鏡
莫道南宗笑北宗

種種心生種種危急須毒手下鉗槌要令獨坐空齋裏
打出人間萬弩圍

紫霄巖作

紫霄聞久真奇勝三友同游亦不凡滿袖清風來縹緲
銜杯落日踞巉巖客携老艾遺書至僧詫滄浪古字鑿
大小壺山俱翠碧穀青平處見歸帆

和平父游紫霄巖韻二首

杉松夾徑去猶遠桃竹隨人強自搯水界平田疑刻畫
烟籠遠日狀琉璃何波為續游山記好友先吟訪古詩
清思如君真可愛行須入賦萬年枝
諸賢盛氣趨華輶一老閑吟樂考槃舊友醉鄉祇白墮
新銜散地號黃冠束芻已了林宗弔孤石因陪子美看
絕頂洪崖肩可拍乘風何許覓還丹

送方潮州

中朝人物久無儔何不容渠侍瑤琬直疏勇干丹鳳闕
勅書去管鰐魚州名高北斗知相敵吏問南宮莫苦留
召節鼎來宜畧住郡貧民病待公瘳

吏問南宮劉夢得語

寄安溪

書判可傳今幾錄就中亦有客先誇強宗理化知無薤
住處名香可當花案牘正勞詩倚閣扁題俱妙篆名家
新來一事翁尤喜看小孫吟壽阿爺

和山中后社韻一首

君家文曜授翁詩椿老還如竇有儀枕膝固應傳已久
趨庭豈待問方知山中香火留吟處殿下雲屏有隔時

愧我衰殘無伴侶但尋蓮社守禪規

六月十日晚飲呼行祖共吸荷盃

寂寂長閑月炎炎酷暑時納涼惟竹共對酒得蔬宜
韭嫩須新剪菰甜要旋絲荷盃時一吸聊與小孫嬉

偶成

老去溪干作釣翁心閑無事與僧同夢回喜見曉窗白
早久愁看暮嶺紅案上舊書因暑廢尊中美醞為貧空
不凡不聖伊誰會別是吾儂那一通

喜雨六月十二日

閩南為雨久嗟吁守令焦勞已月餘兒在藍溪祈更苦
翁緣憂旱又憂渠

黃蘗山前五百仙諸村迎禱過溪邊陰雲竟日涼如水
不待仙回已沛然十九日

曉雲如墨幕諸山飛瀑傾河頃刻間一喜令人無着處
長歌歌枕聽潺潺

望望藍溪未得書癡兒見說為齋癯逢人多問南來者
紫帽山前雨有無

志喜廿三日作

溪邑兒因旱久勞正愁無處問如何童奴忽報行人說
中澗泉南得雨多

瓶中指甲花初來甚香既久如無之
膽瓶花在讀書床坐久看來似不香便比古今求道者
學成却與道相忘

溪橋作 廿八日

聞說溪流漲看來勢漸停雲籠山際白水沒野畦青旱
久知天悔祠多詫佛靈老農憂雨過四望尚冥冥

連日雨驟頗以關心 廿九日

早餘雖喜見滂沱可柰連朝不已何萬事人間如此雨
無時太嗇有傷多

今日多愁後日慳晚田要見是秋殘過猶不及天誰管
世事終求恰好難

前日苦旱禾恐立槁今雨太多已獲者生芽未獲
者欲爛因歎耕者之苦輒賦一首

老守田疇正學耕尋思一粒也難成晴乾久歎頭未下
雨過還憂耳漸生斗米三錢何日見五風十雨望時平
村居飽飯猶難必更敢癡迷望糝羹

夜雨不止枕上作

得雨初愁雨暫停如今徹夜怕泠泠此心果是誰差別
一樣聲成兩樣聽

別梯隴

持錢老叟送公還詫說吾儂好長官曰雨曰暘三載裏
如冰如雪一廉難新陂舊學鐫碑去瑞粟嘉禾入畫看
截燈莫留休悵恨此行要看觸邪冠

兒忝同升辱愛深詩情道氣兩知音銜盃欲挹浮邱袂
倚杖長聽子賤琴未別已愁殘月夢相看難忍此時心
我衰何日重携手有雁南來字抵金
柴門四壁愧貧居惜別殷勤不可虛銅雀瓦存聊贈子
金鸞坡去好同渠掉頭莫惜題新句敏手還看草贊書
若見薇花煩寄語前朝學士已為漁

溪干喜晴

陰雲西捲去徐徐照眼睛晴空意豁如何處飛來雙白鷺
淺溪逆上小紅魚經風忍見折殘柳飽雨欣聞暴長蔬
新月宜人須痛飲南來況已得兒書

涵江山長韓同舍以先大夫障東誌與所著反舌

蝸蛙辨見示誌為改永陽縣前之水欲流歸巽
因此下獄陳復齋有詩美之辨乃山長同六士
攻丁相時避禍作也諸賢既分而跋之予嗇於
文合二字共賦七言一首

永邑從前盛俊英誰家再世擅時名乃翁障水流歸巽
此士箋天拔去丁標美于嵇如鶴在文工似愈以蟲鳴
同時六士多翔翥事業軒軒洗耳聽

山丹

秋半山丹樹樹空幾回惆悵恨癡風那知九月明朝盡
箇箇枝頭數顆紅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六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雜著

日月食記 己巳正月九日

日月之食見於歷家其說詳矣然其間有甚難詰者而
昔之人未有疑焉雖康節以觀物為學亦不及之何也
且日之與月皆行於天其光下濟九州六合同一明也
有時而蝕苟未至於盡三分二分以至七八光之在地
膚齋續集 一 六卷

初無虧損獨屋上之罅窗中之竅其大如卵其小如豆隨其分數皆有缺焉累百累千無不然者何野外所照遠近皆同未聞某所某方有明有暗而此光所入獨變見於窗屋之內此其難詰者一也又如木葉在林若與日月無預當其食時葉葉之影皆缺或細或大分數如之缺則俱缺還則俱還直幹橫枝却不如是此其難詰者二也而況月之明魄消長有時為朏為弦與食何異而諸木之葉獨無此影又何耶此其難詰者三也予嘗疑此有年矣夜來思之偶得其一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常時月體與日不同如鏡之圓獨在於望彼以圓光為物所食故影之於葉亦如日焉朔望之餘明有消長未全之明乃其正性譬如火之於薪多亦火也全者性之全虧者性之虧以食例之則非矣臆說如此未知然否併由前之疑姑識於此以俟來者

擬制一首

李全特追復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路鎮撫使依舊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制

門下記功志過君無終怒其臣立身揚名子欲致孝者
父爰狗肯堂之請聿新告墓之榮猶有鬼神式時猷訓
故具官某姿函英傑識造高明憤時因衆怒以激昂提
師決大義而去就涵養念累朝之賜杖策來歸間闕竭
百戰之勞納刀自奮萬人呼而搶急兩河關而璽來授
鉞登壇已視衮圭之貴書常作冊丕昭彝鼎之勲俄躋
跋以失常悵幽明之遠隔猛知正朔想垂歿以有言陵
豈孤恩嘆自明之無益賴有傳家之慶能殫報國之忠
胙土分封既受功臣之誓奉先思孝必蓋前人之愆憫
其至情還以舊物仍改春秋之史式慰霜露之心於戲
參合何歸喜弓高之鼎貴山桑雖失憐平北之初心寵
服塗芝報圖結草可

尤揆父字說

梁溪文簡尤公乾淳名法從也余生晚僅及識木石諸
昆仲於端平間旣而木石長蓬山余為之屬每會食退
常與徑畷獨留木石喜茗坐半日飯至七八甌平章詩
文商榷今古樂甚人謂梁溪風流醞藉木石有之歲晚
投閑溪上有以長邑令尹來訪者語從容及舊事則知

其為直心之子直心於木石為母弟風度甚美令尹頗似焉臨別俄語我曰吾名葵而朋友呼以揆父未得聞其說願有請余曰鄉日者葵也鴻烈解嘗言之葵者揆也鄭康成於采菽箋之微而有尊物莫貴焉以道揆物學莫難焉仕則慕君學必鄉道此士君子之事也聞君來此邑以才名選勞心於民事揆事必以理無負於家學矣積歲月之勤邇梯級而上進傾心以盡忠退揆事以盡職使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詩人所謂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晚之君其有焉勉哉

二損箴

觸物而怒非性所無為怒所使則心為奴能無固佳欲無烏可以渠怒無我怒我怒而及我其傷必多是之謂忿有毒如刀我能自持則有賓主不遷者顏實聖所許易為此訓但曰懲之萬古之病一字之醫懲之如何以損為益能如是懲無愧於易

可欲之欲字不從心為心之害惟欲最深根陰根陽固有人理違者癰之迷則誤矣三戒之一嚴於方剛能損而窒則仁之方矧是沉綿婁作婁止不早懲之身其餘

幾病為良藥此語最奇藥而不悟是則終迷我為此箴
以勸以戒古佛有言生死事大

遷老畫贊

去五峰住住五峯去空山飯半盂古寺香一炷不問即
心非心莫管有句無句蒙頭破衲老誦經此是殘年受
用處

幽化淵畫贊

把數珠放杓柄敗衲枯藤古松幽徑但知靠寔脩行不
用談心說性長年窗下一函經清曉佛前數聲磬

上丞相劄

庚戌

某日僭紊鈞嚴以封事副箋率易呈瀆非敢出位囁嚅
忱以淺學虛談欲塵信史其於事體頗有關繫實區區
愛助之忠也近者又得其所上欽翹一書與所謂十說
者未免再摘其最甚者以告且其十說之中無非常談
第一段謂之正天行數乃其異論之本也其言曰左旋
稱天左行西轉過周一度右旋稱天左行西轉只是一
周又曰儒家歷家不明道以正經不按經以正歷謂考
四仲齊七政為不足法捨本逐末至稱天行每日只是

一周某不知其所指儒家為誰也按考靈耀之註曰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孔穎達已引之而疏月令矣其言明白如此既曰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非黃校勘所謂西轉過周一度者乎孔穎達亦儒家何嘗以天行每日只是一周耶況四仲之中星七政之往來諸家經解考訂甚詳場屋亦以發策何嘗以為不足法哉此其不學虛言一也又其所上之書有曰測驗者所以候在天自然之象算造者所以立在人使然之法象者道之所從見法者術之所從生某又不知其所謂法象道術者何也張衡造渾儀置之密室使靈臺觀天者候星辰出入以應之是造法也亦觀象也況諸史歷志皆有求中星法求日月五星行度法算造者何嘗不測驗測驗者何嘗不算造以彼為術以此為道不知其何以別之此其不學虛言二也況文公嘗曰天行過一度某自看得如此後來得禮記說暗與之合此湯詠所錄也文公既曰禮記說有之而彼謂儒家歷家皆未之知將誰欺乎由是而觀非惟不見諸經疏解亦未嘗讀文公語錄也又何以知文公之學乎置之史

館已為非據又欲秉筆以志天文竊以是僭為朝廷惜也不避譴訶與之辨析敢望特霽崇威俯賜均覽

橫渠晦翁所說

正蒙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常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反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

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常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參兩篇

此段言日月右行甚明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常星昏曉

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常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參兩篇

此段言天非左旋乃地左旋所以常星河漢回北為南其說近於蓋天即未嘗以日月五星非右轉也故曰運者惟七曜而已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參兩篇

據此一章承前章之下所謂處其中者指地言非指日月五星也

朱文公語錄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李闕祖錄

此段本言右行朱文公以為甚密則未嘗不是之也

先生曰竊恐所謂日月右轉者不是如此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周恰好月却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

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度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明
德錄

此言竊恐則非定論

義剛歸有日先生曰公這數日也莫要閑義剛言伯靖
在此數日因與之理會天度問伯靖之說如何義剛言
伯靖以為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
也先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
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記歲把
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趨
來趨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黃義剛錄

此數語乃辯伯靖所言之非今史館書援以為
證

程子言日升降於三萬里是言黃赤道之間相去三萬
里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
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
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至
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
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却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周謨錄

程子所言升降三萬里乃是鄭康成南戴日下一萬五千里之說今語錄以為黃赤道之間恐門人誤記也但此言月行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今史館書以為月亦一日繞地一周

正天行度數一

左旋稱天左行西轉過周一度右旋稱天左行西轉只是一周

易曰天行健不知何如其行健也按今秋分戌初斗宿二十度午中南見午而未未而申申而酉則西沒矣自西而北自北而東自東而南至次夜昏時戌初斗宿二十一度午中南見又次夜昏時戌初斗宿二十二度午中南見每天行一周再過一度是一日之健也天行二十九周半再過二十九度半是一月之健也天行九十一周又過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二釐半是一季之健也至於三百六十五周又過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差劣則足二十四氣而成歲矣儒家歷家不明道以正經不按經以正歷反謂考四仲齊七政為不足法捨本逐

末至稱天行每日只是一周不知每日中星何為得過一度每月中星何為得過二十九度半每季中星何為得過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二釐半至越四季則過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少虧每日過一度處即造化所以成歲功者昔朱熹學者謂天西行一周熹曰不然若以為天每日只西行一周則四時中星日日皆然何以紀歲此天行度數不容不正一也

正日行日在度數二

左旋稱日左行西轉一周右旋稱日右行東轉一度

按今秋分日出卯正一刻初歷辰巳至午中二十五刻以中表影驗之午中正刻中表過午未申至酉中二十五刻日沒入夜酉戌亥至子中二十五刻夜半過子丑寅卯二十五刻日又東升是一刻日行三度半十分度之一又百分度之五分二釐半百刻日行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少虧今日午時正中表影至子中無分毫欠剩次日午時正中表影至子中亦然以至無日不準洪範稱日行則有冬有夏冬晝短夜永夏晝永夜短時有冬夏刻無餘欠此日行之度也天一晝夜行三百六

十六度二十五分日一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每日天行健一度日在次度次日天行又健一度日又在次度以刻論之一刻在一分百刻在百分共成一度禮稱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日在東井春分在婁秋分在奎記稱孟春日在營室仲奎季胃孟夏日在畢仲井季柳孟秋日在翼仲角季房孟冬日在尾仲斗季婺女此日在之度也然當在某宿幾度與不當在某宿幾度今之在昔之不在昔之在今之不在如堯典四仲中星今皆後二十四度如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今不在營室孟秋日在翼仲角季房當時已差記月令者莫覺其非臣所經當以道正歷當以經正也考之歷經稱日行某宿幾度乃日在某宿幾度以在為行是為失之此日行日在不容不正二也

正月行月離度數三

左旋稱月左行西轉較之一周不及天行十三度日行十二度十九分之七右旋稱月右行東轉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按仲秋初一夜昏時戌初當斗宿五度到中表其日日月合朔於晝午初一刻翼宿七度內其時合朔日在日

中合朔後月每一刻行三度五十一分八釐八毫一抄五忽又一忽之七分八半至戌初已過二十九刻月已離到翼宿十二度自初一戌初至初二日戌初足一日計百刻月行三百五十一度八十八分一釐五毫七抄八忽半每日共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其時斗宿六度到中表月已離到軫八度至初三昏時斗宿八度到中表月已離到角宿三度以次離到後月初一乃離一周又二十九度半則再合朔在軫宿十七度凡自東而西即月行之度自西而東即月離之度一刻離十三分有奇百刻離十三度有奇洪範言月之行則有冬夏周禮稱春分月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秋分月上弦于牽牛下弦於東井此月行之度也洪範言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以從星則以風雨故月離于畢而滂沱月離于箕而揚沙此月離之度也後之歷家稱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七乃月離十三度十九分七以離為行是為失之此月行月離度數不容不正三也

此校勘黃兄所進十說之三也余向在番嘗以封事辨之已見前集又有廟堂一書偶得之敗

篋并取而錄之恐異時黃說不傳何以知余之
所以辨者是猶訟者之兩造也知我罪我付之
後人吁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咸淳丁卯十
月

竹溪膚齋十一藁續集卷七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少作

金天移文

辰時友人以喪偶自號在家僧戲作贈之嘉定庚

金天寶界竺嶺玄雲飛輪馳騎曰我訪聞有人下土口
業云云期申峻約爰勒移文夫空桑孤特之流超塵邁
俗之相脫苦海以冥搜小人寰而遐志此固人間希有

膚齋續集

一

七卷

上士也至如色界沉昏愛河汨處投之埃氛昧此賓主
蟲窠蟻穴之中蜂雄蝶雌之侶迷以執迷誰謂荼苦下
愚之常我所不數其或身被絢華心厭塵濁迺求道於
玄微知用心乎寥廓悼世網之莫逃具禪心之先覺有
若宋人謝康樂者我西竺所謂在家菩薩也亦其神超
識到燭道所在不沉于已昏不溺于可愛雖非妙達於
根株是亦粗得乎三昧若是者亦足尚矣今有海濱俗
士陳某者竊其名而強自號曾不逾時跡與心背破玄
門之規犯前脩之戒惟口是而心非故前貞而後敗蓋
其始也燕孤無偶鸞隻不雙粲雖不哭岳實悼亡霜寒
冬瓦月冷秋床情淒淒而易感哀續續以難忘于是借
說空無紓悲寄意期以玄機祛此俗累昧生天之因竊
在家之義誘我雲月欺我松桂雖駕言於雙脩實嬰情
於穢翳然且和鈇舐墨引類呼儔私相標置彼唱此酬
演長句束短篇為期為誕曰蹟曰玄自以證身如來可
同李白思歸堯率何異樂天使我龍象歡傳法筵瞻仰
以爾塵中人能作如是想奈何凡骨難醫慾流莫斷飛
絮不黏泥蒸沙求作飯故七情作炎五欲交起見惑溫

柔頓忘法喜求卿卿之歡忽如如之理于是謳歌繞梁
粉黛列屋主人之心日且不足何懷貝葉書有意採蓮
曲當尚子平畢婚娶之年歎牧犢子維朝飛之獨猶且
續寶瑟之鳴絃粲洞房之花燭昔今同世界於浮漚今
兮忘泰山而逐鹿此時此心將玄將俗嗟夫禪關既鍵
火宅自焚重將恩愛子種此憂惱根是豈不汗我緇梵
辱我法門使玄猿抱慙白兔懷恥恨使人之我欺嘆迷
波之易靡然詩案具存前言在耳亦烏得為無罪也已
我緣此誤懲艾永劫遂勅禪關具載玄牒嗟爾後來人
莫造綺語業

問雲將辭

玉融子以周瑜赤壁之年困不得騁神紆思結兀兀無
聊欲訪童子於崆峒求神人於姑射彷徨廣莫之野忽
遇雲將天游於塗跪而拜曰先生至人也弟子幸矣得
承下風竊有所疑願從先生質之雲將曰嘻何居乎子
其語我來又拜而進曰方今荃宰道明衡階正平登良
選公越有常程垂髻者習史黃紫者談經投盧擲雉摸
索姓名幸而得雋羽翼乃成走也生不逢辰命窮在斗

挾傲世之愚昧適時之巧窺陳篇而不事鈎纂味前言
而不工雕鏤年不後人茫乎何有處窮阨而不羞為濱
獵之所笑逝將改圖莫得其要寧曲肱飲水以自足乎
將捷徑窘步以追曲乎寧捧心以効里婦乎將娥眉以
受誣詠乎寧逆旋樓樓乎將執御揚揚乎寧為澤中雉
乎將為韝上鷹乎寧為飲啄之鶩乎寧為浩蕩之鷗乎
為魚而透網乎抑點額乎為雞而吐綬乎抑斷尾乎寧
看跼跼之鳶乎抑友昂昂之鶴乎抑怵怵以拯窮
餓之水火乎將寂寂默默以保膏肓之泉石乎寧為唐
衢之哭乎將為孫登之嘯乎寧縱湖海之豪高卧百尺
樓乎將學農圃之事退守三畝園乎寧沉詩於瓢乎抑
誦佳句於左丞乎寧瘞文於塚乎抑奏牘上公車乎寧
寧藩牆置筆為子玉乎抑簸弄排偶以為摩空之賦乎
寧拓落為玄效子雲乎抑破碎章句以明拾芥之經乎
寧從八仙飲乎將食五侯鯖乎寧飽魚羹飯乎抑擘麒
麟脯乎寧安公居乎抑寄蘧蘆乎寧樵服以候麻衣乎
抑搗具以謁暴公子乎寧披羊裘以獨釣乎抑坐臯比
以高談乎寧為鹽車之驥乎抑為文繡之犧乎寧為宋

人之迷乎抑為樗里之智乎寧坐浣花之馬韉乎抑披
青蓮之宮錦乎寧風盧仝之兩腋乎抑夢陶翁之八翼
乎寧荷淵明之鋤乎抑枕祖逖之戈乎寧破戴逵之琴
乎抑搥禰衡之鼓乎寧抱書以隨半山之驢乎抑候氣
以逐出關之牛乎寧餐霞飲露以求輕舉乎抑嘗糞舐
痔以希進取乎然富貴神仙恐兩誤乎寧飢吟囚飲以
詩酒自污乎抑罷經烏伸以納新吐故乎寧為打鍾義
山乎抑為曳裾鄒陽乎寧為書蠹乎將求禪說乎寧蒙
破衲以究三玄三要乎將繫芒鞋以待三薰三沐乎寧

槌鶴樓翻鷺洲以快意乎抑營燕巢守蜂窠以苟活乎
寧槁項黃馘以求其趣乎將撫壯棄穢而改此度乎路
何識而可通身何居而可容寧為工乎寧為農乎豈數
不終奇會有逢乎抑窮果有鬼不可送乎豈徒聳其肩
以鳴不平之悲乎抑將假其喙以聲太平於時乎孰從
孰違何是何非帝鄉不可期兮思誓墓之義之世情祇
益睡兮逝將訪豹林而師希夷言未既雲將掉頭舞手
搏髀雀躍而歌曰天浮乎地游乎百川東逝而斜河西
流乎覆我載我勞我息我而又何求乎天游起而和曰

失我者競知我者靜世汨汨兮如輪我熒熒如如鏡彼
大塊兮何心孰為吾之司命二仙三唱三和余亦渙然
釋怡然悟與之三歌而後去

孔雀賦

夫離合聚散悲歡怨懟之情非必含靈而具識
者有之物亦與有焉而懷悵恨以相感者又非
必有族類儔侶者也物亦我我亦物也柰何哉
其相物也余往事讀鸚鵡賦戚然有得于予心
及今而見斯雀也形神意趣高懷遠慕悵然有

異於常日故采其情而為之賦以解之其詞曰
猗珍禽之何來粲五色之華郁擢雙翮於空庭乃點首
而不勅于秃角蓬鬆以特起尾紛葩而欲秃循階除以
數步味屢俛而不啄闖長徑之肩肩四顧而疑愕雖樊
籠之乍解不振迅而蕭索長引吭以不鳴類欲訴于寥
漠於是僕本恨人壯懷易感對斯禽而貽訝情遽集於
所覽諒中心之有違乃憑拊而問訊謂口噤以莫言請
臆對而神應托玄嘿以聽爰舒寫于篇詠爾其產遐陬
毓下土間洪濤越重阻三代唐虞此何處所更秦歷漢

哆意宕心珠崖拓郡儋象桂林重譯累嶽遠極天南索
王府之琛貢遂微及於魚禽惟斯名之一出故委禍而
至今嗟彼巧匠胡為肆情分雌雄而入畫合姚魏以為
屏曾顏色之足眩乃晃耀乎丹青玄胡髭鬣亦以名徑
侏儻穉誕切天上乃效予聲又有伶人樂工誇訓蟲蟻
對華筵之嗚烏骨噓巨畧呈薄技而披靡揚青鞵植翠
尾騰觚爵以為歡在予心而良恥於是公子王孫貪竒
好異聞佳名而競喜揮金帛以羅致嗟進獻之有時奈
斯求之無已惟蠻惟徭以貨以市爾乃椽巉巖而為弋

冠雲日以張置連柯結蔓以為儲胥苟一日之所暨昭
碧落其焉如離儔失侶絕母棄雛愴哀鳴而誰念竟快
意於錐刀之餘於是委命歸窮飄流萬里閉以雕籠飼
以粟米寧一飽之足謀悵吾生之已矣春炎路以長懷
感寒燠之殊氣嗟儔匹其奈何痛天屬之睽異雖五客
之相從亦南北之殊類遇物感時相顧垂淚量陋質之
鬱臊豈鳧雁之同味名雖載於陶仙曰方家之所棄何
品別于鹹涼又見錄乎藏器曾禍福之由生恨不效雄
雞之斷尾且其嶺岫崎嶇林薄蒙密山風海濤晝夜飀
膚齋續集

擊動抗乎林根漬沫乎崇壁山妖木魅閃屍於其巔玄
猿鼯鼠踣嘯于其側爾乃朝飛暮翔羣聚卯息求偶命
子節節足足縱流落而依人亦羽衣之仙客是余固不
厭於危苦而無樂于閑逸也若夫芝栢藻井之華雕朱
鏤碧之飾觸之而驚盼之而惕物固有所宜情固有所
適矧才能之何竒敢無效而素食締思以展轉愈懷乎
乎疇昔情靡鄉而不淒况今夕之何夕陳情未既戛爾
長鳴有懷餘思尚托歌聲歌曰寒月慘兮玄雲愁葉翠
峯兮蟲啾啾故鄉何許兮掩此留惟聖賢之羈寄兮哲
智拘囚何微禽之足迷兮於天道而詬尤良委情以若
命兮奈何乎休

見陳郎中貴誼

仁義道中提瓶挈水未有夙緣祖師門下拔楔抽釘請
從今始言之似僭見則不疑雖未知際可之何如亦不
厭畧陳其所有竊念某滔滔碌碌怪竒竒雖少年不
過作俗下文章而此心非止隨人後選舉自解芄蘭之
佩即貪貝葉之書然得禪闕而不談禪好佛書而不事
佛嘗謂佛雖誕而天下不知其所以誕禪雖高而天下

不知其所高必見者自見而聞者自聞則非其所非而
是其所是且形骸內也而佛以為外食色性也而佛以
為邪以乾坤之德生生而涅槃之功滅滅有如此者謂
之何哉蓋百王之用窮而仲尼生六經之力微而釋氏
作仲尼以莊說而釋氏以矯說仲尼化善人而釋氏化
惡人即其扶持誘掖之心推以恢詭譎怪之論識被穰
穰豈為我輩設耶果報受持正與俗人言也其書固至
矣盡矣不可有加矣其心亦愚之侮之而一切誑之佛
之至意則無愧於孟子與物之不恭則有甚於柳下惠
然人知佛出秦漢之下而愚謂佛始于羲黃以前惟精
之道何心退藏之密何地獨當時存而未顯故聖人秘
以不言蓋帝王之世雖不容妖幻之談而天地之間實
難去清虛之說况南華之三十卷即大藏之六百函輪
迴化後之鼠肝死生夢中之胡蝶一十六觀曉然止水
之鯢盤千百萬身何異南溟之鯢化如斯原委不盡機
關常以中夜舞手蹈足而得之未肯向人傾肝露膽而
論也茲蓋伏遇某官性根福慧識本圓明具腦門眼而
讀書吐廣長舌而於論道藏萬卷於椰子悟一見于花

暫領使駟人謂西江之口吸少留郎省我知大地之手
擎某蹤跡雖遙皈依惟久自謂嶺南之邑子肯為城東
之老婆橫錫而來投機則住禪家相見以佛法何求蟠
木之容此老未免有鄉情豈棄浮萍之跡我聞如是於
意云何

見林郎中岳

浪次山之迹居懷野鶴之心顧伯樂而鳴猶竊驂馱之
志謂蟠木輪困儻歸題品則簞食瓢飲又有依歸為此
而來麾之則去伏念某賦材有限屬興無涯神散意散
居然散人學行窮厄於窮鬼雖年少亦隨人後科舉
然生平恥作俗下文章怪怪奇奇蕭索索哦詩畫夜四
伴四壁之蟲吟得句空山疑一身之羽化第苦飢腸之
煎迫莫能飽意於討論雕蟲之技未除妨人歲月盟鷗
之約莫遂入夢林泉所以心迹俱違形神交誚雖讀書
二十年矣回視歛然便逢時萬戶侯哉自知明甚徒以
斗升之計庶幾鉉槩之功然文辭既非場屋之章程而
言語又有漁樵之氣象顧自笑齊門之鼓瑟人徒惜伯
牙之鼓琴方將効西子之顰又恐失邯鄲之步飄零為

暫領使輶人謂西江之口吸少留郎省我知大地之手
擊某蹤跡雖遙皈依惟久自謂嶺南之邑子肯為城東
之老婆橫錫而來投機則住禪家相見以佛法何求蟠
木之容此老未免有鄉情豈棄浮萍之跡我聞如是於
意云何

浪

志

而來麾之則去伏念某賦材有限屬興無涯神散意散

居然散人學行窮厄於窮鬼雖年少亦隨人後科舉

然生平恥作俗下文章怪怪奇奇蕭索索哦詩畫夜四

伴四壁之蟲吟得句空山疑一身之羽化第苦飢腸之

煎迫莫能飽意於討論雕蟲之技未除妨人歲月盟鷗

之約莫遂入夢林泉所以心迹俱違形神交誚雖讀書

二十年矣回視歛然便逢時萬戶侯哉自知明甚徒以

斗升之計庶幾鉉槩之功然文辭既非場屋之章程而

言語又有漁樵之氣象顧自笑齊門之鼓瑟人徒惜伯

牙之鼓琴方將効西子之顰又恐失邯鄲之步飄零為

空^空客懷李白之飛揚涕泗交頤終悼昌黎之變化誰肯
顧於鹽車之下疑遂沉于涸轍之中茲蓋伏遇某官學
擅儒宗文名天下書藏富於椰大筆久夢于花生時輩
標題好雲破月來之句家傳苗裔追影斜水淺之詩滿
城士夫而獨有接後進之名當世英才孰不在弟子之
列遂令疲繭亦起覬覦雖退量已分其於自視何如然
今有仁之育之成材亦可一絲一粟我其杓之人耶三
沐三薰則在鑪之間耳重念某世家藜藿門地冰霜竊
嘗比數於卿大夫見辱紀名於大手筆宗固殊於南杜
念儻及西華推而內之溝中豈不動匹夫之念引而置
之門下若以為俗客則非

代懷安王林丞上楊安撫誠齋子

具位某謹熏沐裁書百拜獻於某官閣下曰韓退之有
言曰王公不借譽於布衣則無以廣其名士不借勢於
王公則無以成其志愚曰不然此特其凡者爾若夫英
雄豪傑之士又豈輕譽於人而借其勢哉孟嘗之門三
千珠履識者不貴其客曰吾寧見簡亢無所交接之李
膺無寧見填門食客之公子何者驛駟顧伯樂而鳴也

填門之士雞鳴者與馬狗盜者與馬彼雖簡亢一登龍門非郭林宗則荀慈明矣某無聞之人也名叨於計簿而不上於太常之版籍廁於金閨而未脫乎奔走之吏他他倪倪於百僚之底蠅營苟苟於儔人之後視之若愚即之若庸亦孰知其胸中之有以也然某艾軒之裔也所讀者艾軒之書所守者艾軒之道亦嘗肩下僚於州縣之間尾談客於公卿之箔旅然而進旅然而退未嘗苟有求知之念蓋孟嘗李膺之說有以錮其中也習聞前輩惟曰江之西有誠齋先生者其時與艾軒相先後而名過之某竊求其書而味其道嘗曰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而竟不得俎豆於其間良可惜矣二十年又歛衽於公之盛名自南而來者曰龍駒也自北而來者曰鳳雛也某聞其風而悅之每曰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第惟雕鷲低昂懸隔宇宙李星莫覩韓斗鎮明守次家居驚聞邸報荷鋤而知名者則曰福星照吾閩矣戴筆而知名者則曰南斗避文星矣某引臂歡呼顧朋儔而起舞私曰生平所願識者一人耳誰啓其逢與名邑佐且密邇於耳目之前豈非木生于匠石之園璞

入于卞和之肆乎及瓜竭來種竹已久雖嘗屢至大府
瞻望階符而卑棲下僚誰復比數竊自謂曰荆山之璞
凡夫失之則人不以為毀譽而卞和不之貽則百年塊
石矣南崗之幹庸工委之則人不以為輕重而匠石不
之度則終身凡木矣夫以下僚而過求干進固其罪也
然與其見斥於自眩無寧委心於自嘿與其見誅於自
進無寧絕意於自退進而自眩知與不知猶未判也縱
令不知則曰不遇徒然自嘿則甘塵埃而分泥滓矣且
使某而在遠郭則已而在下邑則已麾幢節鉞朝趨夕
承而不蒙一顧盼之異他日明眼之士相遇於江湖必
曰楊 在閩子師之云乎事之云乎僕將曰事之矣事
之何如則僕將何辭以對彼必曰誠齋艾軒以道相高
於南北子為艾軒之末裔而不見錄於誠齋之嫡孫子
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某為此懼故直然不顧犯嚴於
斧鑕之下以待誅斥若曰為邑貳於斯而求媚於上人
以借勢則非也輒採民謠以歌以頌列為十章具於右
幅又欲道其所以來之意不覺喋喋

十詩

止戈堂外戟森森
畫鼓無聲書漏沉
好是風流賢太守
空齋一片讀書心

先生舊把釣魚竿
弄月雲濤手本閑
只為春風藏不得
却來搖筆對三山

千載斯文關洛翁
祠新堂闢煥儒宮
司南又是楊夫子
管取閩中勝洛中

一樣新縫戰士衣
指麾虎上旌旗
太平侍從姿文武
肯向春風卧鼓鞞

一昨潢池波浪驚
將軍隨手卷紅旌
碧油幢下詩書帥
真箇胸中萬甲兵

聽得溪邊擊壤聲
年來官府是昇平
吏呼不到韓盧卧
整理犁鉏待雨耕

春雨來看一派河
却愁無地著恩波
東風剩與栽楊柳
留作甘棠去後歌

篇篇渾不費安排
霽月光風自滿懷
嶺海聲名誰得似
一家句法老誠齋

元戎根柢是公平
玉肺冰腸徹底清
一點吏姦無隱處
逢人箇箇說神明

一持使節兩持麾五嶺依然雙鶴歸見說只今楊子宅
庭容旋馬地生衣

紀異詩并序 嘉定十二年寓城中作

歲己卯亢旱乃二月下弦之三日赤舌之崇自
城東而來延連一夕熇灼不可向聽自止天明
燭絕乃有破屋數椽屹然灰燼中間之則洒掃
衢巷一貧嫗也家無半升粟惟周身一具火方
熾以此祝于天而獲免駭乎異哉是烏可無傳
也遂賦云

城中醮龍龍苦蟄城門夜開入人入粵從東關熇喊呀
飛煙卷作半空霞祝融燥怒咋齒牙彤幢絳旆紛要遮
扶桑剝落喧撐叉兩岸炮燧幾百家當時諸校陣陣來
傳呼數里聲如雷州官令嚴兵官急斤斧鑿鋤勾緘集
其奈枯河無瀦汁炎曹橫恣玄冥壘天雖有淚不敢泣
千人萬人瞠眼立撲之愈張自聽自戢就中那得十數椽
敗壁穿穴簷瓦懸四圍灰燼渠歸然鄰人驚怪一郡傳
掃階老嫗今幾年隻身窮獨頭如綿家無一孔破絮纏
只餘一棺候棄捐以此籲天天見憐幽明之理豈眇綿

天在屋頭非虛言陸渾山火雖富妍無所勸戒何足編
惜渠不遇昌黎仙

朱典卿和章有結茅孤青之語戲為古風以絕之

孤青艾軒擬小築處也

盥手捧詩神索索高懷細把重抽繹冥心不覺有鬼知
消息漏傳到姑射箇中昨夜有使來夢魂暗引飛雙腋
樓高百尺錦戶開中有一人猶岸幘低頭未敢問起居
自言我是壺山客紫薇花下引笑歸世緣已謝來茲宅
雖然舊隱也未忘離宮尚浸孤青碧側聆有客身姓朱

結茅準擬欺泉石三神火急報此間移文便已回飛駟
馮夷奏記奉指揮嚴兵鎖斷青松壁公為詩案有引連
歸到人間憑解釋云渠姓字在天衢檢點不上幽人籍
明年已着瑞鶴袍浪言誰與飛鳧舄便令勲業了鼎彝
也莫迂我雲山迹宇宙如今况未清經綸不任伊誰責
更是蓬萊有新禁巖扃不許金袍借詩詞固多多孟浪
此事也須先禁格劃然驚覺汗滿身捉筆書之窗已白
請君從此莫戲談恐有鬼神重聽得

送王少逸還鄉己卯同出冬先歸

點點瓊花上旅衣還鄉心壯任寒欺飄零為客看歸客
記憶來時惜去時家書一半憑君說客里三千儘夢隨
握手橋門重約在芒鞋莫便厭奔馳

中秋後三日寄吳景朔

離鴻影斷中秋月病鶴心愁薄暮雲為語白蓮同社友
得君書後愈思君

寄橘與吳景朔

碧雲愁望夕陽西好景無因與啜醅霜雨滿林黃欲盡
愧君書後不多題

病中送邱升叔復入廣

是歲同自臨安歸

出嶺相逢話上京歸鞍齊卸獨南征風搖五兩南州去
月傍孤燈病客驚莫倚能詩心便縱大須力學眼還明
無因別後知分寸得趣深時遠寄聲

羨子論文見解深無端聚散苦難禁雖然後會剛期我
忽漫離筵已著心窮殺昌黎綠怪怪誰憐子美獨泔泔
寒梅鬪雪看何處還憶花前抱病吟

游孤青作

野水茫茫去漁歌遠遠聽醉酣觴大白乘興棹孤青明

月長如此浮雲不暫停拜經遺趾在誰與拾殘螢

讀史

有人讀史不讀經史在目前經杳冥有人讀經不讀史
經有道腴史泥滓我云經史無異同八窗八面俱玲瓏
經有^為律今史為案古來已斷與未斷是賢是聖何世無
賢聖身全此身散既息而消^省又息便是先天後天易何
何福非福吉非凶何成非毀始非毀始非終西麟絕筆漢
紀鳳晉馬食江化龍千齡萬載事不盡總是禪機與道鋒
乃知厖眉大史有眼目一家自作新機軸至今史法有
憑據殘書斷紀收成束拘儒足足笑殺人白頭苦向河
汾續

秋日鳳凰臺即事

鳳凰臺著名以李翰林一詩也余思翰林題詩
時臺必不爾白鷺洲問之故老指點固無定所
而三山則於此臺望已不見乃遠落于前江之
尾若當時果爾則詩詞不應如此模寫也謾刊
正之以俟好古者

三山遠落窮江尾一水橫過接石頭蘭棹幾雙船細細

蘆場無數屋浮浮斷雲歸去商量雨黃葉飛來問訊秋
摠為登臨能作興若為陳迹替人愁

王日起謀請樂軒先生主席其鄉隱山堂喜以詩

贈之

場屋時文百態新六經門戶冷如冰江湖有客奔馳倦
來問詩書向上層

論文款款細留心一點塵埃也不禁為語隱山同社友
讀書根本是胸襟

相逢刮眼試金篋直下承當是嫡兒長恨馬駒天下少
汝今分骨我分皮

劉躔甫許以古詩集見假而竟不至代書促之

好書千束且萬束前身後身讀不足劉郎好古喜收詩
一篇半篇惜如玉知君此性人所希旁人浪指為書癡
旁人肉眼君似月好句何從向渠說相逢劍客心相許
青萍莫惜當筵舞

七月二十三日奉寄瀨溪書堂吳景朔因訊舊游

聞向秋山苦讀書吟中還解憶人無強顏為客心何在
忍病哦詩骨正癯明月青山追昨夢去年今日下姑蘇

長橋一帶關心否問訊高陽舊酒徒

獨夜偶成回文

身隨影立孤燈暝杖倚人行獨月明
新得病形成瘦鶴亂添愁思惹飛螢

長門怨回文

傷情暗斷恩和愛
技淚空添怨與愁
霜透衣寒輕卷袖
月移窗去罷吹簫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八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少作

春秋義

興化軍秋補都魁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曰求結之道三禘嘗
不卜郊何以卜

禮有可止而不止者君子有以知其心之僭禮有不用
而或用者君子有以知其心之疑甚矣人心之不能自
虐齋續集

秘也率然一卜而君子乃得以推原其疑僭之所由則是心所存人焉廋哉吾於僖公見之矣夫卜亦有禮也簡之則失于慢繁之則失於瀆一再之未止懼其簡也至三而不止則瀆矣僖公之於卜可止而不止豈非其心之急于僭歟夫卜則有疑也習常則自信求異則自危禘嘗之不卜安其常也非其所祀則危矣僖公之於卜不用而或用豈非其心之懷於疑歟春秋王政衰微僖公將以諸侯而僭天子之事其心雖急而又疑焉迹僖公之事求僖公之心是知法制之不足畏而猶懼神

明之不可欺也公羊於僖三十一年傳云云自圖書演於聖人而天下有卜筮之事卜筮之道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理隱於太虛而寓於神明太虛之理隱於人心而神明之道顯於天下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誰不知神明之可敬知神明之可敬則知神明之可信人心不能無疑而求信于神明此卜之所由興也故凡卜不可瀆而卜必有疑我之懷也將以求之神也始之從違猶未容已故必諄諄而再告之再告之從違而又審之則吉凶斷矣是豈容再瀆者哉曲禮所謂卜筮不過三者此

也然我之自信也可以質之神也心之對越自己無愧尚何必喋喋而叩之既叩之是非而聽之則必非安矣是豈為無疑者哉此鬪廉所謂不疑何卜者此也僖公之心何心也僖公之時何時也名分不存紀綱不正王章之不能以自用征伐禮樂其權同出二百四十二年之諸侯猶有以征伐自用者大柄既移其如禮何此欲僭之心所以勃勃不能自遏也僖公之卜何卜也僖公之祀何祀也典章雖亂法制雖亡王法雖不足以為懼公議雖不足以為畏而帝鑒昭明不可欺罔八十六年之祖宗未聞以郊禮自用者此日雖僭其謂天何此自疑之心所以昧昧而不能專決也僭有所不可僭疑有所不必疑既卜而瀆甚矣僖公之不思也吾嘗求古之卜矣再有再三瀆者矣太元有三經三緯者矣未聞有過是者蓋祀神之禮不可以簡也亦不可以繁也簡之罪則慢神慢神為不敬繁之罪則瀆神瀆神亦不敬夫敬禮之本也曾為祀神而可不敬哉再卜而未已知神之不可慢也三卜之不敢過知神之不可瀆也求吉之道止于是矣公羊據古以明今而斷之以曰之一辭所

以著僖公之急心也僖公之急僭也道非所知也禮非所知也再三而不已猶庶幾蒼蒼之或從不知神不可誣天不可欺四卜而不從上天之神明可見矣故曰事有可止而不止君子有以知其心之僭吾嘗求魯之祀矣前乎此者有禘嘗矣後乎此者亦有禘嘗矣而未聞有卜之者蓋凡人之情於其常者安之於其異者危之心之安則自信自信何卜心之危則自疑不卜何決故未卜者疑之端也曾謂卜而無疑哉禘嘗之不卜知其心之危也考魯之祀盡於此矣公羊由前以證後而設

禘嘗之問所以察僖公之疑心也僖公之疑宜也禘所可用也嘗所可用也僭禮而為郊恐神之或我吐是知王法不足威明鑒有可畏自僭而自疑人心之神明可見矣故曰事有不用而或用者君子有以知其心之疑經著其心之疑經著其非而傳發其義非惟有以察僖公之心而天人之道亦盡於此矣夫天有神明而人心亦有神明隱顯雖殊而理實相因不能以間斷僖公之不畏其心而畏天不卜于心而卜于天疑其不可而後卜卜之不從而後已是知天之神明而不知心之神明

也夫人心本明昏之者有所感也僖公之昏感於僭矣
僖公之疑覺之機也不知自覺而又愈瀆焉僖公其有
蓬之心也夫然公之在位猶一二年而終不言此者非
王可畏而天可畏也嗣是而後有五卜者矣有用郊者
矣卜而至于五瀆愈甚也甚欲僭之心愈急於僖公矣
不卜而用懼不從也其疑之之心蓋有懲於僖公矣僖
公萌于前而子孫成于後周公其衰矣雖然四卜固非
也使魯而三卜則得禮歟吁傳之言論常事也禮有之
天子不卜郊當郊則不卜矣非所當祀而祀何取其得
禮也哉禘固不卜也在魯而行禘所宜用歟吁傳之言
失其義也禮有之禘者禘其帝之所自出非天子則不
宜禘矣非所當用而用何取其不卜也哉學者又當詳
傳之論而求傳之失

第二道

名有公萬世之所重者聖人之書法辭有出一時之所
樂者聖人之述史此春秋之作所以辭嚴而事信也夫
孰不名也而於季友曰季子一字之褒稱萬世之貴重
聖人之書法宜不苟也夫孰不歸也而於季子乃曰來

歸民望之所屬一時之喜辭聖人之述史宜不易也貴名褒於夫子而喜辭稱於國人季子其賢矣哉穀梁於閔公元年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意或如此夫經作於聖人固將以垂法也然其事其辭聖人亦因舊史以成文特加刊削耳文存而義自見聖人無容心也且夫名也者聖人之所重書爵書人曰名曰字聖人固不以輕假人一字之華袞不以加非義之人一言之斧鉞不以及知禮之士此書法所以甚嚴而甚重也然其事則國史之所述其會其盟曰與曰及聖人豈得以私生義非弑而曰弑則以為誅心之法或與而不與則以為文實之異此辭義所以愈窮而愈遠也夫春秋正名也亦述事也正名之不當固不足以為訓述事之不信亦何以為經此季子之稱所以垂萬世之褒而來歸之義所以著一時之喜也夫季子何如人也知國之將亂先之五年假辭而出季子知幾矣知宗國之不可忘嗣君新立翻然而歸季子知義矣魯之國以季子輕以季子重魯之君以季子安以季子危聖人之貴貴此者也國人之喜喜此者也聖人則曰季為宗臣也

可以去則去而不留可以歸則歸而不怨卒能扶持國祚平定患難宗國不亡伊誰之力名所當聖人安得而靳之國人則曰季為賢臣也昔其去我我何望矣今其歸我我獲依矣來兮我喜去矣我悲辭之所稱聖人亦烏得而沒之名為季子簡冊著榮著榮非聖人之所貴萬世之所貴也來歸之稱如愛如慕非聖人之所喜一時之所喜也萬世之所貴書法所以甚嚴一時之喜述史所不容泯其辭如此豈不為嚴其事如此豈不為信此春秋之所以無異說也嗟乎季子何以得此哉曾顏荀孟之流則以子稱此名不輕予也而季子得於聖人周公之東留則西人欲其歸此情不易得也而季子得於一國季子信賢矣然則春秋外此有之乎曰有天王使季子來聘齊人來歸子叔姬辭同而旨異

第三道

禮有不同意亦隨異甚矣禮之不苟制也知其禮而不知其意非知禮也夫備物有儀謂之享燕樂相歡謂之宴儀必有節歡必相親此之訓示所以不同也知燕享之異名又知宴享之異意始可與言禮矣左氏於成公

十二年之傳著郤至曰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其義如此夫禮作於唐虞三代而著於六經愚嘗於六經求禮矣虞氏養老以燕周享公侯有三享再享昌歆白黑形鹽備物之享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樂之燕也嘉賓之交際一也而禮有不同古人豈無意哉夫享以儀觀而燕以情親備物而陳登殺有數使之視而知共盈而不飲乾而不食使之視而知儉此享之所訓也獻酬之交錯尊卑之忘分非慈而何俎豆之所交珍羞之所逮非惠而何此宴之所示也享不徒享而必有訓焉宴不徒宴而必有示焉則唐虞三代之聖人所以制禮者莫不有深意也春秋之世禮已亡矣荆楚何邦禮不及焉郤至聘楚而陳之左氏作傳而著之使禮意不忘於後世者二子之功也愚嘗因是而求春秋之士其所以知禮者非一甯子之於衛知享食之觀威儀叔孫穆子之於晉知飫嘗之親和同是皆講求禮意不徒言者也雖然朋酒斯享曰殺羔羊享亦有示也鹿鳴賓燕講道脩政宴亦有訓也是不可以不備論

策

分野

銀河著象橫首尾以經天水脈沿山順高卑而流地星視河而分面勢地由水以別陰陽此天文分野之所由辨也抑嘗深考其來粵自圓明布位歷家有司蓋造化之機寓乎其喙言星則必言分傳記所傳雖自堯封關伯于商邱使然分野之說必非昉乎是前此矣自是厥後周有保章氏漢有孟堅地理志其詳則蔡邕之月令其纖悉毫末則陳車之州郡躔次是固其傳歷歷可考也然竟莫遡其所由將無所據耶則員穹辰位猶人間

也地之凝也固少天之覆也固宏擬之而議亦必有故是何吳東南而位星紀星紀東北也周土中而位鶉火鶉火南正也晉北趙亦北而或西正或東南鄭中宋亦中而或東南或東正負海之齊而居元枵之北西戎之秦而在鶉首之維乾維不可以為魯衛而為魯衛巽維不可以為荆楚而為荆楚十有二次而僅一燕可言何以為據也將以為証耶則熒惑之入其分崔浩以姚興為必亡大白經其方傳奕以秦王為得位星孛大辰光芒及漢則魯梓定四國之灾元枵失次禍行其克則禕

竈指烏帑之惡仰觀俯察其驗若神何以為誣也欲據之莫據之欲誣之莫誣之果何以為定論其分封之始斷諸歲星之所位乎其南北之陸指日行以為次乎吁古之人其如有所至矣有以天河斷兩界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且天猶卵也經星之次環其四周銀河之所界者半其餘則天市太微布位焉故二十八舍其附於河者三之二矣汾之河以分其勢稽之紫宮以定其微井井乎其條秩秩乎其次况夫廣輪之數雖或散漫而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則上下流之勢自可考也

江源河源截為二紀則南北之疆又不容紊也是故秦雖西而位坤維之鶉首雲漢之升兩戒之道也吳雖東南而位艮維之星紀雲漢之降兩戒之終也燕窮北紀之曲故以末派之析木為燕晉趙河陰之國故以上流之參昴為晉趙接紫微者為中中則衛非在西北也連太微者位純陽則楚非居東南矣降婁元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非中州負海之齊魯乎鶉火離正上接黃帝之祇非寒燠所均之伊洛乎壽星在天門之內則近畿者鄭也何有於選維大火布明堂之和則中州者宋也何

有於東正蓋以星河之流起於井終於箕則南者反北
北者反南矣又自是而分內外則一彼一此皆有定論
無復顧其方維四正也他人之見執方位而言一行之
見反方位而言他人之見膠柱之瑟也一行之見脫囊
之錐也傳上世之微妙破萬古之昏迷雖隸首復生無
能易斯言愚故曰銀河著象橫首尾以經天水脈沿山
順高卑而流地星視河而分面勢地由水以別陰陽此
誠要談至論也雖然一行之意蓋亦得於兩戒夫山川
之論馬融三條康成四列其分其合脈絡不通疆理猶
膠何以言星分惟一行之也斷以南江北河而為兩紀又
以胡門越門而定兩戒於是引之以合銀河折之以論
上下宜乎了然易明也嗚呼兩戒之論亦非強為臆說
禹貢之言山也錯綜不一焉而南北曰尊者二雖非言
戒孰謂戒參之理而得其當稽之經而知其源故敢確
然以復師問

離騷

聞之師曰不知詩之旨趣無以知騷之風骨不知詩之
蹊徑無以知騷之門戶詩者騷之宗而騷者詩之異名

也蓋乾坤之宮商而寓以詩人之喙其寫情寄興多出
于元冥罔象之中而言語血脈有不可以文字格律求
者自夫詩派不傳文習益勝辭尚于浮靡而不務於真
實言出於口耳而不根于肝鬲流蕩于風雲月露之形
祖襲於四六紅白之體三百篇之義尚以章句訓詁求
之而况騷乎故夫天問近誣九歌似怪宓妃娥女非典
謨所談崑崙元圃非經義所載求于筆舌而不索于性
情無怪乎昧真而失實也其或好名之士以文相高指
瑕前輩經議古人至又有拔筆而為廣騷反騷辨騷悼

騷之辭者悲夫原之不過也原宗臣也楚宗國也其愛
君則鴟鴞也其傷讒則巷伯也懷黍離靡靡之憂有柏
舟悄悄之念遭詩人之所遭懷詩人之所懷放言遣辭
寫心寄意非惟以鳴一身之憂亦以鳴宗國之恨非惟
以鳴一身之不平亦以鳴吾國之不幸荃化為茅則惜
芳草之為此艾也佞繩墨以改錯則又不忍為此態也
鷲鳥不羣娥眉衆嫉予固知蹇蹇之為害而不能舍也
故行吟非怨而人以為怨被髮非狂而人以為狂出處
進退既律以聖賢之規矩而言語文詞又不免後人之

指摘悲夫原之不過也蓋嘗以詩求之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非變風之辭乎原之所謂懷椒糈召巫咸者其萌芽于此也夫內懷憂憤情不自達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寄情於無何有之地此詩人之逸興也何有於譎怪夫遭窮遇厄歲月易暮懷疑蓄恨委命於天而欲求訊於冥漠之內此詩人之真情也何有于虛誕且其驅飛廉指望舒興言扶桑屬意沅浦其興若遠矣而終篇乃有反乎故都之懷則其所以若譎若怪者子虛烏有之談耳非真有涉于神仙之迹且其要靈氛召太卜屬辭拂策駕意卜居其事若信矣而終篇乃有龜策不能事之語則其所以若虛若誕者假辭設問之類耳非真有涉于鬼神之事演而伸之觸而長之則其所謂澆羿姚娥驅雲役神者皆詩人之寄興者也反於吾心苟有得於詩之遺味則當於此一唱而三嘆矣又何暇議其曰經曰傳也哉三百篇之詩出于小夫賤隸者不少而皆以經目之繫辭之文古之大傳也而槩以易經列之離騷之曰經九說而下之曰傳又何足論也故夫求騷以文者不若求之以詩求騷以義者不若求之以情以文

求騷則得騷之門戶晁補之新序有曰離騷既作詩雖
亡而不亡此知騷者而昔人之讀騷至有以焚香者以
痛飲者是豈可與淺淺者道哉故嘗謂三閔憂憤之辭
當與杜子美論不當與揚雄賈誼論二十五篇逸放之
辭當與李太白論不當與班固劉勰論揚雄賈誼憂在
一身而不在天下其行已可考也故指笑湘纍以為其
度未廣託諷鳳凰以為不避矰繳若夫一飯不忘君者
又肯為此談耶班固劉勰緝詞章而不達比興其文
可考也故露才揚己妄致其譏不合典雅竊生異議若
夫俱懷逸興壯思飛者又肯為此言耶是故雖乏諫諍
姿 君有遺失此杜拾遺之詩也非騷之憂憤乎 天
攬明月散髮弄扁舟此李翰林之詩也非騷之放逸乎
由此觀之則信乎詩家之風骨蹊徑與騷為同出也千
載而下不遇詩人使綴文之士指議離騷之是非未有
一人如王安石謂劉向非強聒而實具宗臣之情也愚
不敏嘗學于詩矣敢以此謝明問

閔

戴履之民固有終身聽用歲月而不知所以有閔者又

有操觚握筭妍精算數而不知所謂本無閏者愚嘗竊思有年矣竊有以得其起閏者推閏者置閏者而後知夫在天本無閏也起閏之法係於月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月常速而日常遲故三歲之久為朔望者不止三十六此閏所由起也推閏之術係於日法或以九百四十分或以八十一分最後又有千三百四十分或繁或約要皆定其餘于二十九日半強而紐于周天之所未足者故有月餘歲餘之法此歷所由推也若夫置閏必求之節氣焉一氣則十有五日而有餘分常月刻皆未盡故有越歲而氣未周者漸而積之至于月氣之中者或加乎晦則閏之所在矣故曰校中朔以正閏分又曰閏月有朔而無中者此也雖然是特起于歷家爾在天之歲本無贏分何以有閏人之為年也以月天之為歲也以氣以日氣始于立春則必盡之大寒而後為終也冬至日始牽牛一度則必復至於是而後為始也初何為而縮初何為而贏明生魄死係於我者也合則為朔對則為望漸近則受明離遠則生魄我之行也十九周而

彼生於我也二百三十五此歷家所謂一章閏分盡是月自月也而為歲者如故彼常歲之日每求於周天之法而未盡乃以日行為餘分是在彼者未足而以在我者為有贏古歷所謂十一日弱者此也然彼之積餘必于歲終也歲果自何而終自何而始嘗試求之古今之歷矣唐虞以前歷不可得聞秦用顓歷非果顓歷也以其用水行合於顓帝故取以為名是古歷蓋不可考矣吾求之三正夏以寅商以丑周以子三代之歲首各異建子者則歲分終於亥而積為贏矣丑也者則終於子寅也者後終於丑在周為餘分商則未餘也在商為餘分夏則未餘也以其餘之名加于我而所由餘者在此在彼又無一定之論果且為有餘乎哉求之節氣莫得而餘是之謂無閏且其於是歲也閏農時作息又常聽於是氣之何如析因夷隩乃在鳥火虛昴之候雖閏弗閏候常在也是則歲在天下本以歲不以月月者也有國者自為朝會頒正之節也故晉人有曰山中無甲子代謝自成歲以代謝而論歲則復何閏矣且歷家之閏又取證於斗故有斜指於兩辰之說冬至夜半是為杓

建之始始於子終於亥二氣盡則一辰終初未嘗少加
進退惟其常月求之斗而有餘故其積既久乃有回翔
於二氣作次之間者以斗而定閏則可以斗為有閏餘則不
可故嘗謂歸餘之名不在于斗不在于氣歷家自為法
也公羊釋經謂天無是月非無自月朔晦弦望固有贏
者求之二十四氣初無餘分也雖然于此又可以窺天
者地之巧焉天之運不周於一周而過其周月之行不
盡於可盡而為半強是則雖歷家之法亦造化自有不
齊者潛思而默識之觀化之妙也先生曰古之業是者
或有道不專乎技愚曰信然

太元

博書著文千載而上有若楊子雲者吾當歛衽矣讀書
摘疑千載而下有若蘇老泉者子雲當歛衽矣子雲之
文固不可以六經論亦自為一家之長勞心苦思理不
足而才誠有餘皓首之年羞與賈馬等列故搜竒摘異
以盡其筆力之餘健惜其閉戶窮巷載酒與游者獨嚴
李仲光之徒無可商畧一人獨見故不能無偏蔽使其
有高見遠識之士相與細論一二則其成書必不至若

是之疎故嘗因雄書而觀老泉之例未始不掩卷慨嘆而重惜其不遇也老泉之論大槩有二曰筮曰歷其於筮法也曰一物之多不過乎六其餘可以為九而不可為七八不若再之則八物之餘四位自成著書之始不應有差必其傳之訛也吾固不以是疵子雲而旦夕之用經緯之說與夫二六一九之數虛三於地以扮天之論是則子雲之蔽也去其旦夕經緯之法而從其辭之不可以前定舍其扮天二九之數而止以三十三為不可加損斯論例之至談惜子雲之不過老泉者此也其

於歷法也曰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則無以齊其不齊者定一期之說于前而存五盡之法於後似若強存而無與乎其書然太元以節氣言也一歲已成而千歲可致月視日而進退日書矣則月在其中五盡之說吾不以是疵子雲獨七百二十九贊可以當暮之日三百六十四有半其不盡者四分日之三加以畸贏之贊而又餘四分月之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且元擬易作也重以歷不足而輕如其書是為太初歷也是則子雲之蔽也今以一百八分而為日則四分日之三所得者八十一

加之其首而無贏求之於天而相直不必為贏不必為
跂而歷自成斯為論例之巧說惜子雲之不遇老泉者
此也蓋自三聖絕筆之後虛空之間是數猶有所未盡
者子雲之書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
十一是或一數也黃鐘之長八十一分則是法蓋始于
律河圖之數藏十用九則是法亦得于河圖故列之成
書散之為圖整整而可觀子雲之文筆自聖賢不作之
後誠為獨步當世妍精覃思有得于是借之以據其才
雖未免於好名之累實苦學之用心獨其考論不精故
有所不必強而強為者夫易之于筮特因是以神明其
德於六十四卦初無輕重六日七分之說不見於大傳
是特起于後人縱出於後人亦自然之數所配合耳而
非其究心雄也何必膠擾而用力於是耶使雄有得於
至理借是以為書不為乎占不詳乎歷將不為元耶後
之人將以求筮也曷不為易之直且徑而奚事於元之
紛紛將以為歷也曷不為易之流且通而奚事於元之
拘拘雄之心將以追蹤古人而刻畫嫫母唐突西施反
以取識者之笑然雄之書亦未易侮理不勝辭固其文

能如大易之天成而莊騷之下誰可與並驅爭駕今觀其辭如曰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又如曰月闕其搏不如開明於西險古竒異豈耳目所易到之語海水羣飛誠狀物之至工倏兀天撲其顛寧非措辭之極到使雄能脫然自為一書祇以文鳴誰敢輕議凡其自為牴牾者皆雄自為拙也故嘗謂太元一經後有子雲者作復加刊正真可以抗衡於後世作者之上請試言之說卦雜卦乃聖人紬繹其所未盡者元何必倣乎則衝可去也錯亦可去也文言大傳乃當時議論之所及者元何必倣乎則攤可去也瑩亦可去也元文亦可去也無乾之四德則何必為因罔直首蒙冥無十三卦創物之義則何必為元捩無八卦自然之象則何必取五行之常論而及形色聲味之繁且碎也故其數可存其圖可存若此則不必存者惜乎雄之無所考論而遇作者也大抵一人之見自非大聖大賢則不能無所蔽老泉之言著論將以子雲復生當無愧乎其言而方州部家之算紬繹于太元所未盡者而為圖自五十四至於三部之算六皆以三乘也而三家之算參則以兩

乘之是豈得為渾成而非出于有心况不盡之分歸於
羸騎者如故前之論以為不可加而又若不可去殆何
為耶向使老泉以首加一分而算之則其餘分難總九
之半之終不可合又使老泉以騎羸為一度如所謂歲
羨四分日之三者而附之三家焉則三家之算又奇而
難乘推之而又不合則是圖似亦不必作也一子雲著
之於前而不自覺其失一老泉正之於後而不自覺其
非後之作者有能刊之正之而存其餘不以占不以歷
不附于易而元自元則論文之士亦安敢有覆瓿之譏

古封建唐藩鎮

距蓋復得於羣雄之手而不止乎係組捧璽之日秦之
郡縣其果郡縣乎七國之變諉以懲艾之失猶可也炎
德既微劉袁董曹之衆尺攻寸取連城自固卒鼎峙之
勢鼎峙之勢方除而分裂之禍已起迄六代而後歸一
是非春秋戰國之勢乎故嘗謂封建者天地自然之形
也法雖立於古而非古之所能立制雖亡于秦而非秦
之所可亡當其盛也雖封建未嘗不郡縣及其衰也郡
縣何嘗郡縣哉唐人藩鎮之禍渾然封建之勢也方正

觀之初世襲刺史之議紛然不已卒亦罷之節度之名始于永徽而景雲都督復罷之慮亦甚悉也尾大之漢豈非監周漢乎然而河北一裂于因循之主背脅疽根終以促唐家之命八鎮之雄更強迭叛或暫服而復睽或已平而終亂才如德裕空爾慨想賢如裴度僅亦一清此其可歸咎貽謀者之不臧歟世之論封建者曷嘗不曰狂羸賊之計乃自私不公之童心是豈後世之所可循者土地自有人民自保無朝夕苟簡之謀嗣子傳孫自貽家法必有豐邑燕翼之念與夫視官居如傳舍憑熊軾如逆旅往來勞費道里憧憧忽畧無賴歲月是計蓋不同日語也反覆唐事果何如耶若夫咎之者則又曰醜髀相依自貽問鼎之患脛股不稱終遺腹心之憂是必罷置自我則可以操臂指之權更易不嘗豈復有抗衡之慮然而名雖不在形勢若在孰能有之孰能無之蓋嘗因是而論之天下之勢未始不可一也亦惟始終一也為君人者必當有以立天下之治不當求以制天下之勢凡立治有二道其上也權其次也就日之民相孚于不識不知之中望霓之衆潛格于克寬克仁

之際汝墳江漢之國蟲鳴螽躍之情蓋有不可得而遇者日臨月照動應不僣雖推之而不去此聖人盛德事也固不可以是望之後世若夫樞機周密者必無耳目不及之憂權綱總攬者必有裁抑保全之策山東之禍不可以亡秦而秦亡于斯高之弄權諸雄之亂不可以敗漢而漢敗於閹官之擅政無弄權之楊李必無憂燕之師無害正之朝恩必無永泰之亂盤根仙李之祚所以終于蹙絕者實僖昭之昏庸躬招而已致也他何尤哉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子厚之言猶信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九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少作

律

舉天下之事若皆出于人為而實非人所能為也自無而至有自簡而至繁由古及今變不窮而用亦不窮是蓋自然之機行乎兩間者也民生之初未能佃漁也而網罟興焉未能耕種也而耒耜作焉服牛乘馬則成致

膚齋續集

一

九卷

遠之利刻木剡木則有舟楫之用是蓋自無而有也始之為宮室也上棟下宇足矣而層臺累榭丹楹刻桷後之宮室為何如始之為飲食也汙樽杯飲足矣而雞彝犧尊山罍玉瓚後之器用為何如是自簡而至繁也無者未始無而終不能以不有簡者不終簡而終不能以不繁機變之自然非人所得而強有亦人非人所得而強增也審乎是則樂律之變亦可以意通矣竊嘗謂聲與天地俱生有聲則有樂且天地之始有風則有木風號於萬竅則小和大和能言之類即具五音豈非律之所由興乎嶰谷之管雌雄鳳之鳴特其機至是不能以自秘爾莊子有曰樂出虛是誠至言也又有假黃帝之名談大庭之事模寫乎流光輝綽之聲莊周其真知樂者也黃鐘之九寸三分損一而十二月之律呂生焉五聲還相為宮而三百六十音之法興焉是猶未也增之以三變演之以八十四調伸之以百四十四律千有八聲機愈出而變愈繁昔之無者非虧也今之有者非贅也昔之無者非未備也今之有者非有餘也造化之妙游乎天地之間愈久而愈泄若是爾夫何鄭譯之說見

於當時而技雜胡戎聲多吳楚祖孝孫又見譏於後日
譯之說得于龜茲而孝孫之樂謂之雜胡戎非誣孝孫
也蓋聲樂之事非獨中國有之蠻徼之間雖其分寸尺
度與中國固殊而亦自有樂是皆冥默機契之地安得
以胡戎為俱非也且夫羗人之笛得於龍吟伐竹而吹
其聲相似此非一機之所寓乎伶倫之聽鳳其有異於
是否也由是而觀則樂律不可無分寸尺度而非分寸
尺度之所能為有其法無其人亦徒爾此議律之事所
以啓後人之紛紛也故嘗謂上黨之黍不足以定律舜
祠之管不足以定律非不足也無其人也得其人則牛
鐸可以諧聲矣然則造律之法學者不可以不議如欲
調律請俟其人

周禮

六經作於聖人非後世所可輕議也吁聖人百世師也
使其果出於聖人之手又孰敢議之哉七雄之後合而
為秦六經一厄天地之大變也坑焚燄熄而函關不守
沛中刀筆之人但以圖籍為急遂使三代之藏竟空於
楚人之一炬是蓋萬世之遺憾者馬上之治綿蕞僅存

故學士多老死而殘篇斷簡雖得于壁藏口授之餘自卜筮一編而外雖他經猶有可恨况周禮乎三豕渡河子夏已疑於古史血流標杵孟氏已辨于武成自秦以前且然爾况挾書禁令方除之後乎且周禮果始于誰耶劉歆唱之杜子春和之鄭衆賈逵鼓吹之上下二千餘年或以為周公太平之書或以為瀆亂不經之典又或以為六國陰謀之作黨同伐異互相矛盾或疑或信果何從而質之蓋世儒之學周禮者有三解釋章句不論意義一也古制不存獨見不立苟焉藉是以訂古今二也間有疑其一二之戾古又以為周公所作必欲牽而合之三也是以前者主之後者難之前者非之後者是之參訂不審迷其指歸所以徒為是紛紛也周禮果周公之書歟封建成于周公也武成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孟子之論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自五百而下乃有五等焉是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有附庸之說方且有別創開方之說無所折衷何其繆耶周官一篇成王所作也六卿而上有三公焉有三孤焉名字具存職任尤重而周禮乃始于天

官家率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畧無一語又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以為滅奄還豐之作正此書也何其踈耶周禮之不出于周公必矣其間蓋有甚明者而世儒未之考焉孟子之生其去周末遠也畢戰之問井地已不得其詳北宮錡之答班爵亦僅聞其畧諸侯惡害己而去其籍于斯時也已有斯言使是書果有耶則戰國已去之矣豈特火于秦乎使是書果不去耶則孟子當見之矣何獨出于漢乎此其是非一語可決善乎漢初諸儒之明經也五經繼出並已名家而周禮獨得于獻王獨藏于河間豈非知其非是歟治禮諸儒若高堂生二戴氏曲臺儀禮皆入討論豈有周公之書僅藏于秘府而不之見抑亦知其必非是也建元而後雖曰表章六經而博士之立惟五則其所缺蓋可知矣使是書果出於周公歟則漢初耆舊必有傳聞何不以足六經之數獨待于劉歆而後出耶吁吾知周禮自歆始也然井田之制歆自行之而自敗六典之法後周行之而亦弊唐太宗雖有真聖作之難而正觀所立徒為紛紛封建亦終于不可行太平之典獨行于成周而不可推之後世

豈周公誤之耶周禮誤之耶吁儒者論經苟未能以心為師以識為友以見聞為傳註而區區求泥于紙上之陳言終何所折衷哉故歷觀漢魏以來諸儒傳疏或是或非亦有可論者然其大本既失則一二章句何足云哉然則周禮果誰作歟古人有言曰得其時者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于今行于後者也周公思兼三王日以繼夜握髮吐哺猶且不給何能弄筆而為是文哉愚意戰國之時必有深沉多智之士隱伏而不見不得以自試於當世故泄其蘊以為是焉何休以為出於

六國是也雖然此書固非周公作也若以不經而盡斥之又非矣何者唐虞而下至于春秋再變而秦三變而漢書籍不存無所考證其間更革之際猶有古制少存而漸異者於此尚可見焉今以宮正一職觀之即書之所謂太僕正也景命一篇即後世之所謂制詞也豈其官果至于上士二人而制命之詞鄭重如許此其存古而漸變者也注者不知乃以書之僕正為夏后之太馭太馭中大夫也其官固稍尊其辭固宜重殊不知辭與事乖彼此不應實難合也至夫冢宰之長王宮官聯之

相統屬興賢之典考史之法纖悉條理古意具存故曰周禮一書正可以觀古今之變也使劉歆能以是讀之則其所以尊信者亦何可厚非耶吁書之始于劉歆者有二周禮其一也左傳又其一也左氏為不傳之春秋漢人之言當矣然二百四十年之間時變所紀或合或離亦多可觀者而歆乃以左丘明為之此皆歆之失也左傳之為丘明亦猶周禮之為周公也後之學者苟能去周公丘明之說即以周禮左傳而參古今之變則其書尚可貴也使劉歆而可作未知以此語為何如

論

文武之道大小如何

道散於天下惟聖人為全得之夫聖人道之極也正統之相傳太原之相授則其心領神會於隱然胥契之地者意有遺世獨立之妙而顧以得之天下何哉蓋三材奠而人極立太虛存而萬理具大而性命之精微小而日用之纖悉以差觀之雖所得有不同要之無一而非道者前乎千百載之開端後乎千百載之授受其間聖人未作豈無間斷不續之日而人心天理隨寓隨見語

小焉語大焉不於其智則於其愚會而一之則是道之
渾全者在我而昔人之所傳者無復間然矣此非夫子
孰能之此非子貢孰知之洙泗之初其相去亦邈矣聞
知見知如出一轍斯道也何道也其得于吾身者即其
存于人心者也其全於聖人者即其散於天下者也夫
豈越宇宙而求之哉文武之道大小何如請以夫子之
所得者言之聖人不作而道術為天下裂昔之談道者
有是言也夫以天地之純神明之一而散於不該不徧
之士賢者察焉以自好愚者日用而不知大溺於大而
遺其小小局於小而昧其大猶百家衆技而莫之通亦
誠病矣不思夫理外無心性外無道雖所得有精粗所
學有深淺所造有遠近而囿于宇宙之間者莫非游于
斯道之內者也聖人而不作則已苟作焉豈能外斯人
以求道而遯是偏以求全哉巖廊之授受人皆以其精
微者言之而不知耕稼陶漁之始木石鹿豕之游所聞
者何言所取者何善兩端之執已於精粗小大者兼有
之而羹牆之見特冥會而脗合爾知舜之為善所以取
諸人則知夫子之傳道於其在人者得之也且夫由春

秋之末思鎬豐之始其世異矣其事殊矣以其道寓于
典則歟則紀綱文章蕩不復存是蓋未足證也以其道
寓于方冊歟則詩書未刪煩蕪殆甚是又未易證也憲
章文武之事將孰從而求之其以智索之乎抑以象罔
索之乎蓋嘗思之道存于太極而理散于人心家庭唯
諾無非理也洒掃應對無非教也人心之所有豈以文
武之存亡而或加損焉方其盛時汝墳江漢之濱蟲鳴
螽躍之妙成人小子莫不有德游女武夫亦知好禮周
轍雖東斯民固自若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好善
之民豈以衰世而好暴乾坤未毀則道未息矣仁者為
仁智者謂智固其大也百姓用之而不自知非小者歟
九疇未數則道未亡矣有猷有為有守固其大也不協
于極亦不罹咎非小者歟重爻之易雖存而人心之易
尤顯洪範之極雖明而人心之極尤著閨門夫婦之道
豈亡於二南之既熄朋友兄弟之義豈缺於小雅之或
廢在人之理不可厚誣又豈容捨是而求文武哉由是
而觀則夫子之所以得之文武者即其在人者也文武
之所以傳夫子者亦其在人者也在人者離而散得於

夫子者渾而全在人者有小有大而夫子則無復小大也不然老聃之問禮何意也莫弘之問樂何心也漁父之言何趨於下風孺子之歌何為而或聽隨聽隨得細大不遺此夫子之所以備道全美也公孫朝之問端木賜之對不曰在文武而曰在人徒曰其大而亦曰其小此非深知傳道之妙者未易及也或者不察以為聖人心傳之妙必超然絕異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意者吾非斯人之徒歟此非知聖人污者也莊周一書著方術於其末且曰一徧之士判天地之美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是以斯道之渙然者為可嘆也而鄒魯之士獨不列於諸子乃以小大精粗無乎不在者歸之其意蓋以推尊吾聖人殆非無見者吁周豪士也亦在人賢者也不幸而出于文武孔子之後得其大而遺其小故其書未免有所倚焉使一及聖門之爐錘且庶幾矣惜乎周之不得為全人也故併及之

續詩續書如何

聖經之終始蓋與造化參焉非人力所能與也夫聖人作經非以自求名也古今天下有不容無者聖人亦不

得而自已也造物者發其機於千百年之前聖人者成其書於千百年之後聖人與造化相為期也是機既息雖聖人復生亦無所措其筆矣况區區言語文墨之士哉王仲淹正世俗所謂書生者沾沾自喜于筆舌之間而乃欲僭躐於聖人之事業通真不知量而亦不識詩若書也續詩續書如何請得以窮其說凡古今天下不知其幾人也亦不知其幾書也要必天下不可無此書而後謂之書著書者非苟以自鳴而已也兩間之內有人道所不可缺者待其人而後具也周易待文王而具者也春秋待夫子而具者也遭其時適其事聖人有不容已者是則造化之機自動也自有帝王以來則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虞夏之渾渾商之灑灑周之噩噩歷一世而機一變文侯之命周書絕筆矣書也者豈容有不定耶自有性情以來則有咏歌嗟歎之詞國風雅頌正聲諧韶濩要妙通鬼神渾渾若天成浩汗若河漢有非人力所得為者文字之機千餘年之所紬繹啓露王政熄而聲詩亡氣將熄矣則詩也者豈容有不刪耶使其未容刪定也雖聖人有不得為者至是而不容已矣

則聖人豈得以杞其意好名之士以是為聖人求自見者則誤矣嬴顛漢起天地之間斷一視前古蓋夢不及矣雖使聖人復生於周隋之後祇亦重加慨嘆而已王通好古者也立身行己雖拘拘乎規矩繩墨之中其視聖人奔逸絕塵之事蓋瞠若乎其後其守經執古正所謂書生者人苦不自覺而以皇極自負荷乃曰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遜也故書可定也我亦可續也詩可刪也我亦可續也書有典謨訓誥我則為四範七業也詩有比興美刺我則為四名五志也書始於

漢則曰六國亡秦不忍聞皇綱係於此吁使無續書史文闕載乎詩備於六代則曰仲尼三百始終乎周若然則遺殷頌矣且所謂六代者以正統在也晉為中原之裔後魏據有中土隋氏混一區宇猶可言也若南宋若北齊若後周無異齊梁陳隋之篡竊者何可言也必也正名乎名若是矣奚其經且通固知後世不若唐虞三代矣而又取其文以續前作將以其文可續耶抑以其事可續耶通之中說蓋將以發明其著述而乃模倣于論語之文倣規為員模矩作方而無一出于通之胸臆

而徒掇聖人之句法以為能將以求其工適足以露其拙耳通蓋知名可慕書可作而不知六經非夫子之經乃天下不可無此經也夫子之經行而諸書盡廢通之續經雖作而諸史自不泯則通之書贅也故凡通之所謂元經者禮論者樂論者並足以發識者之一笑耳蓋自漢而下著書立言之士以實事為書則倣史記班固以下諸史是也以空言為書則倣論語揚雄之法言是也詩書春秋皆史也遷易而記傳遷誠作者班固以來不出其籬下矣荀悅孫盛雖僭擬編年並亦沉沒不顯是遷法不可變也通之續經祇史耳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而自擬經通之見正與揚雄同科然雄之法言固淺陋可笑太元一書雖曰擬易其自立機綜大有可觀通又不及雄遠矣莊周異端也其書雖誕謾要亦自成一家而乃慨然以六經為先王之陳迹是豈為續經者耶周之言固非格言也與其為通則豪傑特起之見吾於周歛衽焉

堯湯備先具

聖人居兩間輔相之任所以贊造化於不及也蓋理數

之或然雖天地莫之違而聖人成能者也於其莫之違之際而有以用其窮是則與造化相為功也故有天之日有聖人之天在天者有時而不及在聖人要無時而或窮苟為漠然而信其自如則與時偕極者矣堯湯備先具之意蓋若是夫天下未嘗無數而聖人亦未嘗言數蓋盈虛消息者在天而輔相裁成者在我天之所以立司牧者亦惟求以濟其不及耳苟吾無所必然而乃聽其或然亦惟天之所期望我者夫陰陽之氣在天地之間不能以不戾天亦非勤卹我民至是則非天之所

及聖人者非惟以與偕行偕極也必有以濟天之所窮而浮于天時乃可以對越而無愧此所以有備先具之說蓋天能生物不能主是物民知用物而不能節其用聖人者代天而相民者也故備之於未然而若迂濟之於既然而若神昔之人有行之者堯湯是也我欲觀堯政帝典無足稽焉吾求之下民其咨之日我欲觀湯政商書無足稽焉吾求于六事自責之時十年九潦我聞惟曰用絲無成而耕田鑿井之民不聞有饑莩者七年八旱我聞惟曰承桀餘殃而責若草木之世不聞有菜

色者使堯湯而無所備吾將見如後世之移民移粟者
矣否則如後之靡有子遺者矣王制曰三年耕遺一年
食九年畊遺三年食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王制之
書雖出於秦漢之際其事必得于傳聞者堯湯之事其
若然歟易於益曰益之用凶事象曰固有之也當益之
時而為凶年之備雖凶年吾固有之矣吾何慮為蓋聖
人於司徒養民之政亦先之曰荒政聚萬民是必非遽
行於一日者倉人廩人所備而無其素則雖有是政誰
無是政周詩有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此陳陳相因之
法也此非周人委積之政歟唐虞三代之始相因者也
由周即商即由商即堯則其事見矣吁聖人非特為備
無患之術而已聖人之心蓋以天之責望於我惟寵綏
斯民耳或然之數天無以用其窮而吾又無以相諸天
是則非惟君惟長之責後世常平義倉之說蓋亦堯湯
之遺法而孰識乎堯湯之用心吁

漢之為天數者如何

論一代步占之學而取其有益後世者言之此儒者著
書之盛心也夫步占之學其傳尚矣自史氏之書志作

而其人始詳苟非學術之精微可以推行於千百載之下豈肯私其姓氏而著錄之哉且夫天人之相去其間至遠邈也是非得失之證於其星辰之變而示焉於其風雲之候而示焉冥然相與之機蓋有甚於告語者而人不得以盡知之於是能者出而名斯世知星者若而人占氣與歲者若而人大抵以其未然者而推之於將然其所以為天數者誠精矣儒者取其源委而紀錄之使後世因其休咎禍福之言得以為恐懼脩省之地是蓋為斯世賜非為斯人賜也天官一書子長所深注意

者而天數之學獨有取於唐王魏三子此其詔來世之意遠矣漢之為天數如何請申其說蓋嘗求是說於羲黃之前矣甲子起數星傳有書言天數者未嘗無其人也然大撓隸首姓字雖存而其法與八索九邱俱無傳矣至虞書而後羲和氏出寅賓寅饒之職平秩平在之分四仲必殷中星必考抽闕啓鑰條目具詳於寂寥簡短之書而此事紀載獨備使百世而下談天文志星歷者莫不祖羲和而言之然則仲尼之敘書其法固已如此況後世之作史者乎子長史氏之宗也龍門之父子

其派本出于重黎而文史星歷近乎卜祝當時或得以
厭薄之藏山有書遷所以寄其憤者不少而天官其大
者焉一時犖犖大變有如平城之月暈元狩之蚩尤熒
惑之守招搖之弗皆正色直書之而修德修政之事且
拳拳於其終原遷之心無非推明天數之微昭示來世
之戒意其史筆之著錄必有大過人者今也指其人而
稱許之獨不出於是三子遷果何見哉彼三子者何人
也太初造歷都以方士應詔其先蓋隱於民間爾周南
留滯之人千載未易多得而乃受學於都都亦偉人矣

子長述都之事而又列朔與鮮焉由是推之則三子之
言數是皆當時卓犖著見者也今以其學術而觀之星
躔有部自商邱主火之日說已定矣而都之推步深微
奧妙有非射姓輩所能及其術何精也雲氣有候自楚
人論夾日之應法已詳矣而朔之占視獨決於日實息
虛耗毫釐不能遁其術何約也以至歲始有占冬至有
占臈之明日又有占無非卜歲之歲豐儉者而八風從
各以其日木飢水毀推驗若神鮮之術又何其簡且當
也三子之學抑有自來矣九州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

祥此保章之法也而都得之五星十二風以卜水旱一
稷二象以卜吉凶此保章與眡稷之法也而朔與鮮得
之以千百年占天之秘而發明於漢庭三子之間遷之
許可豈輕及者異時蔡邕陳卓之言分野張衡馬續之
論星躔與夫晉志所紀之雜占劉敞所集之妖氣尋源
沂流無非祖述故智而已然則三子之言天數其為後
世賜深且遠矣豈特漢耶不然藝文所錄有如淮南泰
一之書常從國章之書無非占星候歲者考其人物皆
在太初先後何獨不得與三子並列哉子長紀述之意

槩可見矣或者不知乃曰災祥占應之說隆古未之前
聞保章眡稷雖有其術而六典非周公全書後世已病
之矣是何子長見之拘耶吁春秋非為星歷作而紀災
異者過半洪範非為陰陽出而言休咎者甚詳六經格
言豈捨理以求數者誠以昭昭之鑒形於冥漠之中譴
告之來無以仁愛之寓占天之法備則畏天之念興紀
變之書詳則銷變之政舉人主之求天既不能自得於
微密之際而步占之成法又視以鄙陋而不談吾恐天
人相與之際當作機自是隱矣天官之作政為此懼也有

志于當世者尚或鑿茲不然三子殆空言也子長亦有遺恨焉

以大事小者樂天

時變之來聖人安之而無所較者是其心泰然與造物同量也人惟不能以處變也故區然較是非曲直於其間而其中亦戚戚然無以自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理凡其或然者莫非自然之使然於是乎順受而無捍拒有矜憐而無忿爭時至事定而反其常則聖人處之亦安然已是故在彼者或去或來而吾之泰然自得者常

無窮也此之謂以大事小者樂天請申之天下之事適來適去者猶蚊蠅鳥雀之過目也緣督以為經游心以應世者要使之無以汨其天和耳苟為容心於其中則逆我者觸我者與吾鬪者角而應我在彼方來且不可遏而吾又忿然而不自寧則吾心終與物競而莫得少釋矣且夫觀化最可樂也吾知其出于彼者非出於彼加於我者非加於我蟬蛻蜩翼以視世故則吾常洒然靜然恬然泰然而無所忤有手舞足蹈而不相自己者彼何事與物相靡相刃膠膠擾擾而使之喪我耶昔堯

欲伐宗膾胥敖南面不釋然而問之舜舜曰彼二子猶存於蓬艾之間是雖莊子之重言亦可借是以形容湯文之事葛與昆夷猶宗膾胥敖也彼之不我服者是猶在蓬艾之間也湯也文也安而事之不欲與商畧輕是猶舜之存心而非不釋然者也方其自挾而邀於我也蕞爾之國以分則彼下我者也以力則彼弱我者也以德則彼事我者也其罪而問之可以齏粉於一鼓之下而聖人之處心則以為天地之間一物一民皆吾同體彼之不自量而與我抗衡吾也不可形厭惡於其懷而

鋒刃之交又無故以加吾二國之赤子仁者豈如是耶且彼之為是勃勃者亦莫知其孰使也彼亦豈不樂安逸而為是自速亡哉是蓋有物也而莫得其所萌凡吾適然而順泛然而應非順於彼應于彼造物者至於是而不可知故吾且與之為無崖且與之為嬰兒且與之為無町畦雍容自得_{不與之爭}而物莫吾櫻_{不與之敵}而物莫吾逆此心方且乘日月而流方且挾宇宙而游方且冷然若飄瓦若虛舟真不知老之將至而樂以忘憂也迨夫征葛之師形於胥慶之餘昆夷之伐赫然於

一怒之日是非蘊怒而至是也是非宿怨而至是也蓋天之未定也欲亡之或張之欲傾之或興之吾未嘗拂意於方來而未嘗容心于已定天時之或彼或此而湯文之心則嘗泰然也易曰齊小大者存乎位位者時也小大不齊而齊之以其時則無小若大矣於臨有曰至臨无咎是其事之適至雖聖人有不能違也然則事之者天也伐之者亦天也而聖人則常如故也是亦猶舜釋宗膾胥敖而末年又有九苗之征也征之不待克而又班師蓋莫違者機莫逆者時故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則亦何容知者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順之斯樂之矣文王然爾湯不然乎

